

現代社會講話

日 本 山 川 均 著
楊 冲 嶼 譯

一
九
三
〇
年

-
- 一，社會
 - 二，資本主義的社會
 - 三，階級
 - 四，階級鬥爭
 - 五，勞動組合
 - 六，資本主義下的農民
 - 七，無產階級的政黨

現 代 社 會 講 話

日 本 山 川 均 著

楊 冲 嶼 譯

1 9 3 0 , 6 ,

譯者言

這本小小的書，居然也得到出版的機會，在這裡，我不想作什麼「序」，祇想寫幾句要說的話。

原書名「無產者講話」後又改名為「無產者運動」，因為要名實相符，且為着某種原因，譯者便擅自改為「現代社會講話」了。

原書的發行，不到一年，便銷售了幾十版。雖然，東鄰的商人不免有點



(1)

3445

虛誇，但原書的受日本民衆的歡迎，於此，亦可見一般了。

作者的書，移譯到我國的很不少，關於作者的思想等，在我，都不用多贅。這冊書也和其他作者的書一樣，是革命意義之實踐的產物。是用淺近的語句，寫出對一般底現社會底瞭解的知識。——如目錄所標示的，讀者若是有時代覺悟的人，便會感到那都是我們所急需要，而往往爲許多艱深的術語又難能把握的知識。

在現社會變革命的進程中，我們當前的任務，無過於對舊底意德沃羅基 (Ideologie) 的揚棄，清算，與對於新底科學底意德沃羅基的把握，認識的工作！這冊書，如對於這偉大底社會使命，稍含有實踐的意義，則這冊書的翻譯，我想還不至無大意味。

譯文，或者也有錯誤的地方，但我想，和原意總還不會有大底出入。

最後，對於這冊書的出版，直接間接曾與以幫助的朋友趙雲強，原禾森兩先生，在這裏都謹致謝意。還有我的女人杜蘭，她曾代我做了不少校對的工作。

沖嶼一九三〇，五，七日。

現代社會講話

現代社會講話

日本山川均著

楊冲嶼譯

目錄

第一講 社會

人與社會分離之不可能——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個人與社會——
社會是一整個底組織——這種組織是時刻變動的——究極說社會組織

第二講 資本主義的社會

即生產組織——這種組織變動的原因

怎樣的社會叫做資本主義社會——現今是機械工業社會——大量生產
與工場制度——少數人的獨占生產手段——為商賈以生產，即商品生
產——資本家的為利潤而生產——資本家是勞動力的買手——生產是
否為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協力？——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與勞動力的買手
的關係

第三講 階級

階級的意義——族籍與階級——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工業資本家與
工業勞動者——資本主義社會的其他社會層——資產階級的諸要素——
無產勞動民——小資產階級與中間階級——支配階級的寄生層——

資本主義社會諸階級的性质——階級的組織

第四講 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資本家的利害與勞動者的利害——共通利害的意識——
階級鬥爭的發展——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

第五講 勞動組合

階級鬥爭的發展與勞動組合——初期勞動爭議——職別主義的組合——
地方評議會的組織——產業別主義的組合——全國的總同盟、全階
級的組合組織——勞動組合的組織形態之目標——國際的組織、勞動
組合國際——勞動組合的職分與其進化——勞動組合與經濟鬥爭——
勞動組合真實的任務

目錄
第六講 資本主義下的農民

資本主義社會前時代的生產方法之遺物——資本主義與農業——飾着
資本主義衣裝的農奴制度——農村間的階級分化——農村的諸階級——

大地主階級——自作農階級——小作農階級——工業無產階級與貧

農階級——農民組合

第七講 無產階級的政黨

組合主義的政治運動——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運動——無產階級的政

黨——單一無產政黨的基調——勞動者與農民的組合——無產政黨與

其他社會層

第一講 社會

(人與社會分離之不可能) 魚是生活在水裏。松露是生長在砂礫中。吾人自生至死，不是水裏也不是砂礫中，是在『社會』裏。我們生在社會裡，長大在社會裡。像綠青葉以成長的昆蟲變作青色一樣，吾人自始便沾染了社會的色彩。憶想到魚使不能不連帶的想到水，同樣吾人和社會分離是絕對不能的事。

（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尤其是魚之能在水裏生存，和吾人之在空氣裏，在陽光之下，以及地球表面上的自然環境之中得以生存是沒有分別的。不過吾人在無論怎樣的境地，絕不是一個人站在這樣環境之中，一個人和自然力相對。在個個人與自然力的環境之間，無論何時是有社會介在其間的。

在水裏可以看東西的眼眸，體內備有的浮袋腮，以及魚的種種本能，這些——把這些集攏起來便是魚——都是順應着自然的環境——直接是水裏的環境，間接是一切的自然力——而生的。人也是同樣，人的肉體的組織，以及思考事物的精神，直接是地球之上，間接也是順應着一切自然力的環境而生長的。所以我們如把「人」當作人類生物的一種看待，則其環境便是人以外的一自然力。但是「人」絕對不是每個單獨的和這種環境相對，例如「寒」的自然力，一個人一個人的感到冷的不安，並不是整個社會感到

冷的原因。在這裏好像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和自然環境相對。但是即在這種境際，人也是依當時社會的發達的程度，或用獸皮製造粗製的衣服，或用綿花羊毛紡製精巧的織物，或用火爐以防寒，所以雖在這樣的境際，自然的環境與吾人之間，仍是有個社會介在着。人為抵抗自然的環境，一切都順應着發達，但在無論怎樣的境際並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去抵抗自然的環境，是整個的社會與環境抵抗，是整個的社會順應着這種環境。在這裏我們可以說：自然是圍繞着我們的廣汎底大的環境，社會是直接圍繞我着們的迫切的較小的環境。

這樣我們便可以了解，決不是一個人一個人的與自然環境抵抗，在無論甚麼時候與環境相對的是整個的社會，所以順應環境的方法——或順應與環境鬥爭的方法——與魚之於水的關係便有了差異。例如為防嚴寒，紡

績機械的發明；這是順應着自然的環境，但同時直接對人的皮膚也有順應的作用，而羊毛熊毛之於人便失失了必要。更不待申說紡績機械的發明是『社會』的順應。

(個人與社會) 但是社會與水完全不是同樣的東西。到無論甚麼地方，水與魚都是別樣的東西，魚集攏起來並不是水。但社會是個人的集合體，與社會相分離的人是沒有的。同時一個人的『人』如沒有了，當然社會也就沒有存在的可能。社會是個人集合起來的。

在這裡要發生質問，是社會在早，抑是個人在早。回答這一質問，較之回答雞的在早抑卵的在早的問題，還要容易，依發生的前後來說，社會與個人是同時有的東西。但是現在不是把已成的『個人』去集合起來造新的社會，個人是生長在既有的社會裏的東西，社會在先個人在後。依個人的

完成而開始完成整個的社會設想，說社會是個人的集合體，不過是機械的解釋罷了。

社會是個人的集合體。但是單只個人集合起來，是不能成爲一個體的社會。不錯，社會是個人的集團。但同時社會不單是造形的個人集合起來的東西。社會是個人集合成的東西以上的或種東西。這或種東西，是社會的最根本的性質。這或種東西究竟是什麼？

（社會是一個體的組織）在這冊書裏一頁的文章，是幾百幾十個活字排起來的。但是用同樣的活字用同樣的數目，放在匣子裡僅只攪亂一下，一定不能表現出和這頁原有的文章同意思的文章。恐怕連已經表明的文章是怎樣的意思，做作也是不可能吧！

時鐘是大小八個齒輪組織而成的，但用同樣的齒輪裝進同樣的鐘殼，雖

經幾度的混合，也不會表示時間。這是因為甚麼？時鐘是齒輪的集團。同時，時鐘又是造形的齒輪合計後的，超乎合計以上的或種東西。八個齒輪為着時鐘的作工，或個固定的齒輪，與別個固定的齒輪相咬，而這個齒輪又與別個固定的齒輪相咬，這樣八個齒輪便不能不安排成每個不得單獨活動的一定的關係，一定的位置。換句話說：八個齒輪成了系統組織的以後，齒輪纔可以開始時鐘的工作。單只把八個齒輪合計起來，那不是時鐘，仍只是齒輪，單個的齒輪，要作時鐘的工作，是必須站在這樣的系統這樣的組織之上——各個齒輪與其他齒輪的一定的關係。

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也是同樣，各個人與其他所有的人結合一定的關係，像每個齒輪在齒輪全體之內佔有一定的位置一樣，各個人在集團全體之內佔有了已定的位置之後，這種人的集團已早不是簡單的個人的合計，是超乎合

計以上的或種東西——即社會。

在前邊我們說過，個人的集團是簡單的個人總計以上的或種東西，也是這樣的關係——換言之，即一定的組織，一定的系統——，所謂社會，便是多數的個人集合起來的一個有系統的有組織的東西。我們是這系統的或組織的一部分，在這系統裡或組織裡我們站着一一定的關係，一定的位置。

（這種組織是時刻變動的）但是時鐘的齒輪的組織成『組織底乃至系統底』，在無論那一個時種，都是同樣的沒有相異的地方，在社會便不然了。各個人與其他所有的人的關係，即在其組成上『社會的組織乃至系統』決不是相同的。有各種各樣的，決不是定而不變的，有各種各樣的變化。以其組成相異，在社會上便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出現。

假如說，在一方面，領主或貴族比較少數的人保有土地，占人數大多數

的人民，却納着年貢以耕地。又或各個的給與了土地，却僅只耕種着地面以生活，其餘的時間，須負無報酬的爲領主或貴族耕作土地的義務。因之許多許多的人便寄生在領主或貴族之下，作武士家臣，或從僕等等以生活，社會如依這樣的關係而組成，其社會便叫作封建制度的社會或農奴制度的社會，一種具有特別形態的社會。

在與這相異的一方面，有保有工場，機械，原料的叫作資本家的少數人，同時在他方面，有站在勞動力的賣手關係上的多數工人。社會如依這樣的關係而組成，其社會便叫作資本主義社會，具有特別形態的社會。

這樣在社會的組織上乃至系統上已有各種各樣的不同。但有種種的變化究竟是爲什麼？這裏我們如把社會的組織乃至系統，一體來想，究竟是怎樣的意味，或在社會之內這樣人與人的一定的組成，究竟是依什麼而定的設想

，是可以清浙底瞭解的。

（究極說社會的組織卽生產的組織）在這裏我們再把魚來作一次比喻。魚的形態是爲順應水的環境而成長。社會的形態也是同樣，直接是地球之上，間接便是爲順應一切自然力的環境而組成的。社會爲繼續永存下去，從自然之中，便不能不攝取生活上必要的一切資料。因爲這樣社會便不能不與自然力——即環境——相鬥爭。人們如不與自然鬥爭，是甚麼東西也得不到的。因爲這種鬥爭的必要，纔把組成社會的各個人分配到一定的職業上去。有人拿了用石鏃成的矢和弓去狩獵，有人拿了尖棒去刺殺淺灘之魚。有人專以獸之毛皮縫衣的……：在原始時代的社會，人人都是站在這樣的關係之上，人人都是這樣的組合起來。這樣的關係，這樣的組合，究竟都是些甚麼意味呢？這不外是，從自然裏爲攝取生活資料而有的鬥爭的陣勢。

社會從自然裏邊爲攝取生活的資料而有的鬥爭，即是社會的勞動。所以社會的組織，便是勞動的組織。社會從自然裏攝取生活資料，即是社會的生產。所以社會的組織，便是生產的組織。

但社會不是專活動着衣食住資料的生產，現在的最淵博的學問，爲學問的學問而教授的大學，議會，這些均與生產和勞動沒有關係，許多許多的法律不正是在繼續的議着，宗教，藝術，道德等，不也與生活資料的生產，是完全迥異的活動。然而這些制度是現代社會體系的一部分，是不容否認——如果有人這樣的批判也未可知。是的，大學不是工場，議會不是農場。諸此的制度與社會生產生活資料的活動，直接沒有關係。但這是皮相觀察者的論調，並不是怎樣奇異的事。社會全體繼續着現在的生产組織，大體上，在現在的大學裏教授的學問也好，議會裏議着的法律也好，宗

教與道德所訓育的心理狀態也好，總之都可說是必要的不可缺的。與生產組織直接沒有關係的所有的思想制度，間接對生產的組織都是必要的，生產關係所反映的，究竟對社會的生產組織，還是根本上的必要。

(這種變化的原因) 社會組織的組成，如爲社會從自然之中攝取生活資料而有的鬥爭的陣勢，則自然如起了大的變化，這種陣勢當然也起同樣的大底變化。譬如地下藏有的石油與石炭，在一夜之內如變作沒有，那麼在現今社會的組織上，起一大的變化是無疑底。但在地球之上，這樣的大激變是絕對的不會有，所以雖自然的環境沒有大的變化時，社會組織的組成也是變化的。說時刻是在繼續的變化，亦屬可能。

在他一方面，社會從自然之中攝取生活資料的工具技術——即生產的工具與技術——也是不絕的在進步。鬥爭的武器如變化，相鬥的陣勢也就變化

· 以弓矢爲主要生活工具的時代，社會的組織便照應着這種工具而組成。人從牧畜生產的技術，進化到發見了新的耕作生產的技術，社會組織的組成也伴着變化。從鋤與耨的農業進步到機械農業，社會的陣勢便也不能不應着變動。工業方面也是同樣，在以簡單的工具和手工生產物品的時代，社會的組織便也照應着而組成。蒸汽的應用，生產的工具一變之後，社會的組織也變動一次。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如進步，生產的方法也就變化，直接有關係的組織，即社會的生產組織，勞動組織也伴着變化。社會的勞動組織，生產組織如變化，已早組成的包含分配消費各方面的社會的經濟組織也起亘全部的變化。這樣偉大的建物的土臺——社會——如有變化，則建築在這上面的政治法律是不待申說，即學問，宗教，道德，藝術等一見便覺得與生產遠緣的也是在變化的，這即是社會組織全體的變化。

不用說紡車變成紡績機械，僅只這小小的一個變化，不是社會組織的變化。謂或社會的生產工具，是指其對社會的給養必要的一切的生產工具，在其中的一小部分如起了變化，社會組織根本上是不會起變化的。同時其他生產工具與技術是依樣下去，單只紡車變成紡績機械的進步，實際是不可能的。

同樣從原始共產制度進到現今社會的組織，是僅隨着生產工具與生產技術的進步而經過了奴隸制度的社會，中世的封建制度與農奴制度手工制度的社會。發達到今日的資本主義的社會。

第二講 資本主義的社會

(怎樣的社會叫做資本主義的社會) 現今的社會不是奴隸制度的社會，也不是封建制度的社會，誰都知道，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

在現今的世界，三十個時間可以從東京到長崎，是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世界。是無線電話，咖啡店，影戲院的世界。到處只有猥褻，男女相抱

舞踊的世界。一百人有九十九人染結核菌的世界。投身，殺人，強盜，斬首，發狂等新聞記事，像每朝的珈琲一樣，不能不有的興奮劑的世界。等等。

這許多事體都是現今社會顯著的性質的表現。但僅只無限數的排起這許多來，並不能算是描出資本主義的社會。組成社會的形態以及社會的組織，是社會為從自然裏攝取生活資料——即生產——而有的陣勢。在這裏我們如想知道今日的社會與奴隸制度的社會，封建制度的社會相異之處，在我們看了生產組織以後，我們始得以瞭解資本主義的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

(現今是機械工業的社會) 第一在現今的社會，從自然裏攝取生活資料——即生產——的主要方法是專憑工業。所謂工業，並不是過去的手工業與家庭工業而是應用着機械力的工業。最應注意的在現今的社會，也並不是把

生活上必要的一切東西，全部去用大規模的機械工業以生產。換言之，在現今的社會，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並沒有完全不用。事實告訴我們，現今的生產米麥等的重要食料，不待說是已有用着種種新的農具及新的耕作法；但即在這許多的範圍之內，自封建社會相延下來的鋤，鍬，連枷等仍依舊的用着。此外在我們日常使用的日用品裏，自手工業，家內工業製造出來的東西也有許多許多。但這樣的生產力法是建制度社會過渡殘餘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的，決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無論怎樣的社會，都不是和以前的社會完全斷絕關係，而從新翻花樣的組成。新的社會，和舊的社會備有特質相異之論，是說：一個完全新的社會，而同時又是舊的社會承繼人。所以從舊的社會殘餘的多少的遺物，並不是怎樣的不思議。資本主義的社會為取得生活資料，前時代的特徵的生產方法所遺餘的多寡，是以其社會的發達

到資本主義的程度而相異。

今日的社會爲維持其生活，雖從手工業及家內工業等殘餘有許多東西，但這是不拘論的；總之，今日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和以前的社會根本相異的特質，是應用着機械力的大規模的工業。

手工業，家內工業，以及小農制度的農業，都是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的遺物。今日的社會，說是機械工業的生產，但並不是包括資本主義進程的意思。換言之，今日的社會，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和資本主義以前舊的生產組織，雜然的相混。資本主義是今日社會的組織，體系；殘留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資本主義以前的僅有的生產方法，也是受其支配的，織入到同樣的體系裏去，是從事着其中一部分的工作。

（大量生產與工場制度）應用機械力以生產，是說大規模的生產物品的

意思。例如一週之內，沒有製造三雙靴的必要時，機械力的應用只顯得愚蠢。在這裏機械工業的生產，是說在一個工場或職場之內，把完全同一的東西——或比較種類少的類似的東西——大量的不間斷的繼續生產的意思；即機械工業，在一個工場或職場之內，把同一的東西，或比較種類少的近似的東西，有比較大量的或繼續的生產的必要時，纔有成立的可能性。

因之，在手工業時代許多的職場所製造的東西，在比較少數的工場裏，便可製造出來。昔日寒家都備有紡車以紡績，但在今日，日本全國所有的僅只屬於五十餘公司的二百七八十個紡績工場，而這僅有的工場，可以紡績供日本全國用的二倍的東西。這樣的依機械的生產，手工業等是不能與之相較，据有大規模的機械，集合多數的工人在大的工場裏，在一個動力運轉的大的機械組織之下作工的，便叫作工場制度。

資本主義的生產，以其依機械力而生產，所以也保有着如上的性質。

但是僅只把這種性質集合起來，決不能成爲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

例如蘇俄聯邦也行着與上同樣的機械工業，但這種機械與工場不是私人的占有物，而是國家所有。因之國家機關的政府，在工場裏作工的工人也有當選作委員的。這樣以來，便生了與資本主義相異的社會組織。

(少數人的獨占生產手段) 依機械以生產的這樣的性質，因爲漸漸的變作資本主義，便不能不有如下述的結果。以之這裏所說的，乃是資本主義的真髓。

如前面已經說的，機械工業是須要宏大的機械與設備，以及大規模的工場。因之，消耗多量的原料品而把同一的東西大量的生產。生產上必要的機械，建築物，原料等謂之生產手段。大規模的可驚的高價的生產手段，在機

械工業是必要的。像家家都備有一挺的系車，家家都備有紡績機械是不可能，又或用風箱作工的鐵匠，備有熔鐵爐也是不可能的。這不僅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

這樣高價的大規模的生產手段，像手工業時代的小規模的生產手段，數多的小的生產者各個的都保有，是不適宜。在這裏，這種生產手段除必然的歸由極少數的人保有，或類似一私人的保有（例如現在的蘇俄）外，是再沒有路可走。蓋以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生產手段，都由極少數的資本家獨占，社會上大多數的人，反到沒有何等的生產手段。在小的職場，風箱，鐵牀，鐵錐等主要生產手段的時代，十個平凡的職人，僅依勤勉節約，從無一物而可以變作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在今日的製鐵工人之內，從沒有人做着幻夢想把自己一生的資金貯蓄起來建設一大製鐵工場。

(爲商賣以生產，即商品生產) 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資本家，在他的工場，例如生產的是絲。在這個工場之內，例如運轉着一萬錠，一天生產一千貫的絲（一貫千文，日本的術數）。——譯者——這些絲當然不是爲紡績公司的總理的使用而做的，他們一年間使用的絲，僅只是工場裏一日間生產的絲的幾萬分之一，幾十萬分之一，所以自己工場生產的絲，並不是直接爲他們自己用。反過來說，他們所用的衣類被服的材料，大部分反到是他們自己工場不生產的絹與毛織之類。因之，在今日的生產手段所有者，並不生產自身必要的東西，只生產着自身所不必要的東西，不爲自身的消費以生產，而爲商賣以生產。昔日是爲使用的目的生產必要的東西，以其剩餘拿到市場去變作商品。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只是爲商賣而生產。即是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所謂生產，並不是生產着生活上必要的東西，而生產着爲商賣的東西。

——即商品。

(資本家的爲利潤而生產) 以使用爲目的的物品的生產，是以其該物品有何等的必要，即是說：依物品的使用，消費，以達生產的目的；如以商賣爲目的的商品的生產，其生產的目的，便不僅把商品賣過而感到滿足。假如曾消費過百圓而生的東西，如不能賣一百圓——或八十圓——，資本家是絕對不生產的。所以商品的生產，不僅爲商賣而生產，是爲着利益而商賣而生產。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資本家，是爲着積儲——即爲着得利潤——利用其生產手段以生產。

這樣一來，資本家生產商品的目的，是爲着利潤，並不因其物品有何等的必要，而商品在相當的利益下出賣的時候，該商品對生產的資本家自身，並不有着樣的必要，而於其他的人便不必要起來。所以資本家僅只爲得

利潤的目的，生產在自身並不必要的物品；因之，生產的只是自身以外的人的必要東西，乃至社會的必要東西。乙資本家，丙資本家，丁資本家，都是同樣，他們生產商品的動機，只爲着利潤。他們只爲着得利潤的惟一目的。在利潤的後面追去着，至其他的一切他們是不回頭的。然而在間接一方面，却也是生產着社會上必要的生活資料，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手段在意識上，僅爲着收得資本家的利潤而被應用，但在無意識中，對社會上的必要的生活資料，却也是手段。像白鼠圍繞着車子一樣眼也不傍視的，只在追求利潤的夢中繞着生產的車子跑的資本家們，各各都任情姿意的活動着吧了。把每個資本家所作的全體綜合起來看，仍舊是社會的生產的組織，名之曰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社會，便可以知道是從大自然裡取攝生活資料而有的特殊的組織。

(資本家是勞動力的賣手) 資本家的目的只是利潤，並不是或一定物品的用途，因之，在工場裏製造着的東西，軍艦也吧，短袴也吧，紙牌也吧，修身教科書也吧，總之都是無關緊要。僅只製布帛的機械是不造戰鬥艦。資本家要想把生產手段的形式，變換成那一種類都是可能，保有便利的貨幣資本，可以買得一定的生產手段——工場，機械，原料。市場的狀況也豫期有相當的利潤。這裏便開始運用生產手段而着手商品的生產。

但僅只這樣資本家是不能開始生產的。開設工場，運轉機械，消費原料變做商品，諸此生產的作業，實際都非有勞動者不成。

所幸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現成的勞動者很多。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爲攝取社會全體的生活資料的生產手段，被少數的資本家獨占，而社會上的大多數的人，反到何等的生產手段也沒有。他們僅只有保生產作業的力——即勞

動力。但應用這勞動力到實際勞動上去，實際生產上去，而必須的工場，機械，原料却是沒有。

以之，資本家，便從這些無產者，把他們持有着的什麼也不抵的勞動力買來，到他的工場去作工。資本家和買機械，原料等一樣的用資本金的一部分來買勞動力。所以勞動力之在工場消耗和機械，原料的消耗是同樣的。

資本家這樣生產，在為社會的生存生產必要的物品的過程乃至作用中，與大自然之力，生產手段，勞動力都是有關係的。但如從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處着眼。只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資本家與實際從事生產作業的勞動者的關係。

（生產是否為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協力？）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所謂生產，如說是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協力，那是絕對錯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並不是為

共同目的而協力，其所謂生產，資本家僅只是勞動力的買手，勞動者是勞動力的賣手。資本家有收得利潤的自身的目的，在自身的算盤，以自己所想的方法生產自己所想的商品。勞動者對資本家的生產，僅只站在勞動力買手的關係上，是沒有何等的發言權。這與機械的賣手。原料的賣手都是同樣，如棉花的賣手對紡績資本家的事業，自始就沒有發言的權利。所以棉花的賣手便不能說是紡績資本家的協力者。

但在棉花的賣手與勞動的買手之間，是有個相異的地方。棉花的賣手在一切交涉辦完之後，和資本家最早便沒有了關係。棉花得任意受紡績資本家的處分，棉花與賣手是不同的別個的東西。勞動力的賣手，不像棉花同樣的交付，是不能把勞動力聚集起來交付給資本家。即是說，勞動力的賣手勞動者，在資本家消費這勞動力的時間之內，自身是不能不去到那做着生產工作

的現場——即工場——去。資本家像處分買來的棉花的任情姿意，同樣任意的處分買來的勞動力。所以在勞動着的時間之內，資本家不單支配着勞動力，即勞動者自身也是受着資本家的支配。

（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與勞動力的賣手的關係）因為如上的關係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手段被少數的資本家占有的結果：這些資本家便組織了生產的事業，以至站在編制，命令，指揮的地位（正因為這樣，在今日把實際從事生產作業的勞動者，不叫做生產者，而叫資本家做生產者。即是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被認着是資本家做着的。）因之，社會上占大多數的生產者，在生產的行程中，僅只是單簡的勞動力的賣手，受着命令，被指揮着一切，站在受生產者資本家的指圖的一定的勞動地位。

所以生產手段獨占者的極少數人，為收得利潤的目的而組織生產

，更加支配了生產的行程，沒有生產手段的社會上的大多數人，服從其指揮命令，而從事實際的生產勞動。這便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上的生產組織的根柢，神髓，核心；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的制度的相與關係。常時是此神髓的表現，築在這種根柢上的上層建築物，在這個核心的周圍所添付的外肉吧了。

不待說，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不單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組織而成。其他做着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事的人很多很多。與生產的行程沒有關係，所謂被生產的商品的流分配，在資本主義社會，擔着極大任務，因之與生產的行程也持有着密切的關係的，也有許多許多的人（商人）。所以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不單是由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而組成。然而組成社會組織的根柢，或組成社會根本的組織，終竟是為該社會從大自然裏攝取出

活資料——即生產——而組成的組織。少數的資本家占有着生產手段，指揮着生產行程，社會上大多數的勞動力的賣手，站在該支配下的公產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便是一切社會關係的根底。

第三講 階級

(階級的意義) 各時代社會，爲從大自然中謀取生活資料，組成了各個組織。這即是，社會的生產組織，組成這種組織，是以其各個社會的全體，持有發達到怎樣程度的生產工具與技術而定。

像魚生活在水裏一樣，人也是生活在或一定的生產組織之內。因之，吾人於不知不覺之中，便在這大的社會的生產組織的機械裏，變作或一個齒輪

——乃至齒輪的一個齒——在勞動着。

我們在這生產組織裏居於如何的位置，換言之，即我們在這社會的生產組織裏，被配置在如何的地位，在社會的生產行程中做作怎樣的一種職務；依這裡的結果，纔決定我們是屬於社會的某一階級。

階級是指在生產的行程中占有的一定的位置與職務，這種位置如與職務相異，那末，其人的收入的源泉也就不同。即是說，那個人用怎樣的方法，從怎樣的源泉取得收入以生活，是表示着那個人生產行程中占有如何的位置，勞動着如何的職務。所以用同一的方法，從同一的源泉裏取得收入的人，其收入的額數雖有多寡，然而都是屬同一階級。

(族籍與階級) 數年前，(在日本)資產階級政黨爲反對貴族院的暴橫所起的運動，叫作特權階級打破運動。貴族在社會上，是保有或種特權的少數

人，這是對的。但是貴族是一個族籍，並不是階級。貴族的保有或種的特權，是以法律的給與而保有，在社會的生產組織裏，並未占有怎樣一定的地位。他們的特權，是封建社會的遺物。在現代留給他們的特權——已失去存在的理由——，僅只由法律的擁護，現在仍依樣的維持着（如日，英等國。）要辯明或人是貴族，或人是平民，這與其人在社會的生產行程中，勞動着那一種職務，完全是無關係的別個事。雖是貴族也有變作勞動者——勞動力的賣手——的可能。雖說是平民也有變作資本家——生產手段的獨占者——的可能。所以貴族只是身分，族籍，而不是階級。正因為這樣，資產階級的政黨，對這特權『階級』也起了反對的運動。在這裏『階級』的意義要向正確處說——即是說，在社會的生產組織之內，占有怎的地位來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獨占生產手段的階級以外，真確的特權階級是沒有的。

『階級』這個名詞，一般的使用極不正確。例如「智識階級」的一例，智識的有無，智識的多寡，決不能成為階級的區別，喜歡把階級的名詞這樣用的原因，是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想把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和無產者的兩階級的事實，去曖昧了的人的慣用手段。智識階級的名詞，與所謂盲目階級，豐階級，禿頭階級是同樣而不會有超然的意義。依收入金額的多寡，來區別階級，也不能說是怎樣精確的。一天賺五圓貨金的機械工人，和一天勞動僅得八角（以東京的生活程度作比例）錢的紡績女工，是同樣屬於無產階級。反過來說，小自作農一個年的收入雖僅只三百圓，但並不屬於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工業資本家與工業勞動者）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是做著兩種不同的職務的人的聯合。第一，是保有生產手段的人。他

們因為有着生產上必要的機械，工場，原料，他們便可以決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商品，應該生產多生產少之權，並其資金，那一部分買機械，工場，原料。那一部分買勞動力——即勞動者的雇傭——的決定權也是歸他們的。即是說，他們編制生產的行程與勞動，而有其指揮之權。第二，是保有勞動而無何等生產手段的人。他們為要生活，便不能不去向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買自己的勞動力。他們是受前者的指揮命令，把勞動加在生產手段之上而生產商品。前者即是資本家階級後者不待說是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資本家階級對生產手段是所有者，對勞動者是指揮者。無產階級對生產手段實際是使用着，對資本家是被指揮命令的人。資本家階級收入的出所是利潤，無產階級的收入是源泉，是僱主對自己的筋肉或頭腦的勞動所給與的代價。資本家階級是社會的極少數，無產階級是社會的大多數。

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行程中，是主要的階級，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兩個主腦階級，代表的二大階級。

組成社會組織的基礎，是生產組織，所以在生產行程裏從事着怎樣的職務，在生產行程裏占怎樣的一個位置，這是區別社會的階級的根本。

在社會的生產裏，依其從事的職務，而異其取得收入的方法。所以看了或人用怎樣的方法取得收入以生活，便可以知道或人是屬着某一階級，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各個取得收入的方法，大之可以區分作兩種。即：

(一)從資本乃至財產(資本主義社會裏主要的財產便是資本)的所有裏取得收入——即依着利潤以生活——(二)依着精神上肉體上的勞動以生活。

然而利潤是在所有的生產行程中所製造的。例如勞動者，假定一天二元的花費，為儲主作十時間的工作。這位勞動者，在一天十時間的勞動時

間之內，假如最初的三時間的勞動是取返原料，機械的價值。其次的二時間，僅只取返了自己受領的貨金的價值。最後所餘的五個時間的勞動，產生出來的新的剩餘價值，便是資本家的利潤。這樣在生產行程中做的利潤，一部分是裝入與這生產行程相關的資本家的懷裏，其殘餘的部分，便被分配給與生產以外的行程相關的資本家，即商業資本家，金貸業者等。這樣的生產行程，是最初做出了利潤裝進所有種類的資本家的懷裏的場面，並其他的經濟上的行程，因為被一切的生產行程支配着的緣故，從收入的方法上看階級的區別，在生產行程中，也得很清晰的分析。

在這裏從無論那一方面去看——即是說：或從社會的生產組織裏，占有的位置。業務上着眼，或從取得收入的方法上着眼——在生產行程裏的階級的區別，便是該社會裏代表的標本的階級的區別。所以各各階級的階

級意識，在生產行程的關的上，是最向代表的標本的方面發達的。

近代的工業資本家與近代的工業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是作標本的二次階級。如換句話來說：資本的所有與貸金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是人人取得收入的標本的兩個方法。

(資本主義社會中之其他社會層——資產階級的諸要素) 不待申述，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當然不僅只工業資本家與工業勞動者組織而成。在這兩個階級以外，第一所謂商人，在數量上是很大很大的社會層。商人不是工業資本家。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不是標本的資本家階級，然以其有同樣的資本，乃是取得生產行程中做出的利潤的分配的階級。例如三井三菱兩大資本家，是工業資本家，一方因為在商業上也賺着資本，所以同時又是商業資本家。

更實在點說：三井三菱等大資本家，不僅是工業資本家，商業資本家，同時也是金融資本家。金融資本家直接和生產行程沒有攜帶的關係，像商業資本家一樣，僅只分配在生產行程中勞動者做出來的利潤，而工業，商業，都受金融資本家的資金的融通。這樣，一國的資本，便漸漸的集中到少數的大金融資本家的手裏，他一方面，工業，商業都要巨大的資本，工業資本家，商人，都被金融資本家扼住了自己喉頭；因之金融資本家君臨這擁有生產或流通的資本家的雄羣裏去，便占了真實的王者地位。

此外還有依着股票債券的配當與利子，儲金的利息等以生活的社會層。他們在生產行程，流通行程中都沒有攜帶的關係，而他們的財產在生產行程與流通行程中被或一工業家，或一商業家，或一金融業者借用，其代價，便是受取了在生產行程中所造的利潤的分。配房主所收的房租，或時是站在利

調分配的前面，又或時是從勞動者的賃金裡付給的東西，所以房主也是從財產的所有裏取得收入的社會層。

最後，依財產的所有而生活的，不待說就是地主。

從近代的工業資本家，到地主止，其間各種各樣的社會層，精密的說，決不是同樣的東西。但此類社會層，無論什麼時候總都是從財產（在資本主義社會層裏，標本的財產便是資本）的所有裏取得收入而生活，因之，在社會經濟組織裏，是占有共通的位置。換句話來說：從對財產的——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財產的主要部分，因為是資本，對社會的生產，一切必要的生產手段——關係上着眼，則此類的社會層，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站在所有者的地位。所以把此類的社會層集合起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便組成了財產所有者階級——有產階級。

（無產勞動民）同樣在近代工業勞動者以外，直接不從事生產的勞動，而依精神上肉體上的勞動以生活的，還有許多許多的人。商店員與其他商業上的使用人，不是從事着生產勞動。他們在商業資本家面前，爲着受領在生產行程中製造的利潤的分配，做着必要的勞動。在這裡我們如從社會全體上看，他們不是製造着利潤——在生產手段的形態以至現在已有的價值之上，依勞動而更新加付的價值——的人；但如從與雇主，商業資本家的關係上看，他們却是依他們的勞動，而起始爲雇主的資本，增高利潤的人。他們雖不是工業勞動者，但同樣是勞動的人，是對資本被榨取的階級。

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之一，是從事着多少的『事務的』名的種類的工作，而起的廣大的社會層。他們普通叫着『頭腦勞動者』『薪俸勞動者』等名稱，血肉勞動者與貨幣勞動者的區別，實際這種區別是不正確的。無論怎樣的筋肉

勞動，不用頭腦的人是沒有的。反過來說，叫着『事務』的所有的的工作之內，和筋肉勞動少微也沒有相異地方的也是很多很多。不然，在或種筋肉勞動以上，而必要筋肉的勞動的是並不稀少。例如木型職工，依照着製圖作機械的模型的筋肉勞動，比之事務員把傳票給帳簿裏記的頭腦勞動，是必要多大的智力的勞動。不僅這樣，他們用着中聽的『薪俸』之名受領的頭腦勞動的代價，在不少的時候常反不及筋肉勞動的賃金。把現在的筋肉勞動者調查一下，薪俸生活者是比较的有好的收入，但這種差異是漸漸變作沒有。在這裏薪俸生活者如把『事務』『薪俸』等等的衣裳脫去，裸體來看，在所有的地方和筋肉勞動者都是同樣，而不能不入到靠勞動以生活的社會層裏去。

單只上級薪俸勞動者，同樣受資本家的雇傭，而被委任資本家自身的管理任務，代替資本家指揮命令下級薪俸生活者，筋肉勞動者；擔當這種職務

的也有不少的人。因之，他們的薪俸，是出過勞動的代價以外，在資本家的利潤分配上加添上着的。頭腦勞動者乃至薪俸勞動者之內，是有屬於這樣的社會層。所以同樣的俸薪生活者之名，因為維繫在這樣的社會層裏，便防害了下級俸薪生活者，勞動民的階級意識的發達。

薪俸生活者的一種，有和生產的行程，流通的行程直接都沒有關係，雖同樣被雇傭着，却直接不受資本家傭雇的社會層。例如官吏，公吏，教員等是，他們的勤勞，不特直接和生產有關係的人沒有，如經濟生活全然沒有直接關係的人還占多數。這種勤勞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裏的。即是說，這種勤勞，為維持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得不有的消費。例如說，教育事業，看去似乎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沒有何等的關係，但為着要維持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要沒有障礙的運轉前去，或種一定的內容，或種一定的範

園的教育，是絕對必要而不可缺的條件。所以在政府，在一縣一里，對教員的勤勞而支出的薪俸，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是必要不可缺的消費。

因之，這種薪俸生活者的勤勞乃至職務，直接雖和資本家的利潤沒有關聯，但只就以勞動為生活的惟一的方法一點，他們也是屬於勞動民。再就他們的薪俸，也是在資本主義的起始，生產行程與流通行程中必須預備的薪俸生活者的薪俸部分裏，支出的關係，說他們蒙着同樣的榨取是可能的。

不過這樣的社會層，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因為和行着標本的榨取的生產行程迥異的關係，並和一般薪俸生活者同樣的地位，在其上層，同樣是聚攏着支配階級的支配事務的原因，勞動民的階級意識的發達，便不僅被防害着，反有許多地方被支配階級意識浸化着。

以上的諸要素，無論甚麼時候，在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裏，即在對財產

的關係上，也是被放在共通的位置的社會層；並在精神上肉體上的勞動力以外，再沒有何等手段可以取得收入的一點來說，也是站在共通的境地的社會層。但是標本的資產階級與標本的無產階級，在支配與被支配，榨取與被榨取的諸關係，對直接對立着的生產行程，如漸漸的疏遠，則在資本主義經濟組織裏占有着的此諸要素的位置，便變作曖昧，榨取與被榨取的關係變作間接，近代的無產者特有的特徵，也因之變為灰暗，不鮮明。因為這樣，無產階級特有的階級意識，也漸次變為輕淡，而代替這的中間階級意識，日變濃厚，最顯著的是反來很濃厚的染上了支配階級的意識。

與地主反對的勞動民大眾裏，占極重要要素的是農民（小作農）乃至貧農。

（小資產階級與中間階級）即同樣的依靠勞動以生活的社會層裡，因為

和生產行程的疏遠，把近代無產階級的特有性質，有時也漸次稀薄，同樣在依財產的所有以生活的社會層裏，一種因為和生產行程分離的原因，一種因為從富有財產的所有者，漸次移到了少有財產的所有者地位的原因，即標本的資產階級的特有的性質，也漸漸變為暗淡。在這裏把雙方融合起來，勢必組成中間的社會層。

同樣是財產的所有者，大工業主與中小的工業主，大商人與中流以下的商人，大地主與小地主，種種的立足地也是不同。後者都是間接的受前者的支配，而感其壓迫，為要與之競爭，一種從現在地位墮落的危險和不安便圍繞了他們。所以如在政黨發達的國家，代表金融資本與大工業主，大地主的利害的政黨以外，代表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利害的政黨，與之相並立的實不在少數。

小資產階級再向下層降落下去。有一半依着財產的所有。一半依着勞動以生活的中間的社會層。例如在工場地帶的附近，有以二三的職人爲對手。親族自身也一起勞動的小的職場。這些親族，縮小來說也是生產手段的保有者，和依着獨立的計劃經營事業的獨立的企事家是沒有分別。但這種獨立，僅只是外觀上的獨立，而實際不僅是大工場的附屬物，自身也跟着勞動，纔可以把事業維持下去。他們要不是從資本家的階級降落下來的，便多是熟練的勞動者，而他們要想變作真正的資本家，簡直是不可能。開着小鋪子的小商人，保有辛苦的耕種地足與不足的地面的自耕農等，都是屬於同一的社會層。

這一社會層特屬的要素（親族職工，小商人，小自耕農），從大體上講，多是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手段的遺物，因之，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本的階級，隔核得很遠，更因爲這樣，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本的階級，比較起來，多

少都帶有中間的性質。所有從事自由職業的人羣裏，屬這一社會層的實不在少數。

依財產的所有以生活的階級，許多中流以下的如名曰小資產階級，則以上的諸要素，說能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中間階級，是不可能的。不過實際上，小資產階級多半都是中間階級，中間階級多半都是小資產階級。上面受着反動主義化了的大資本家的勢力的榨壓，下面受着無產階級的新興勢力的威迫，在其間右往左來的，或時借無產階級的勢力免丟上面的榨壓，或時變作大資本家的從僕，集聚在利益的分配之前的一點上，兩者都是同樣的中間性。不斷的破壞的危險和不安的來襲的結果，在自己現在的地位，怕僅只不失丟已有的東西吧；更或捉住了應有的獨立和自由的幻影，而執着了反集團主義的個人主義的心理：在以上兩點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根性。總而言之，

這種社會層，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是最不安全的社會層，其一部分不斷的陷落到無產者之羣裏，同時在上面因為競爭的關係而被打成了資產階級的碎片，也繼續不斷的落了下來。執着了這種性質的結果，從這種社會層裏，多數的去為資產階級做了傭兵，同時來投於無產階級的陣營的也不在少數。所謂各國的黑衣同盟，主要底便是從這一社會層裏集合起來的勢力，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譯者按)：『黑衣同盟』是日本的譯語，原文為 *Black Legion*。以其黨旗，制服均為黑色，故名黑色同盟，亦名黑襯衣組。黑衣同盟的組織始於伊太利，伊太利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變成了熱烈的國粹主義者以後，在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的愛國的政法團體。到一九二二年他們便掌握了伊太利的政權。他們高唱的謠子：(1)對國家忠實。(2)避免革命與國際的紛爭。(3)

黨員不依革命要依教育與組織以達成其目的。(4)步調要一致。(5)對個人的能力努力不加制限。Tribune原是古代羅馬將軍出征時前面押立的一種飾杖，象徵着羅馬征野蠻人的正義，及國權伸張的使命。真正的概念到現在還沒有確定。就其口號，最少是國家主義。去年日本成立時(一九二五)，層宣誓保皇保國，所以在有君主的國家即為保皇黨。不過在伊太利現在，他們除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尙一致外，信條已不絕的動搖。

(支配階級的寄生層) 無論在生產行程，流通行程，高級的薪俸生活者，都是代替着資本家的分配事務。他們因為和資本家階級的利害相同，所以他們也執着了和資本家階級同樣的心理。更在今日的社會，為資本家個人的必要被雇用着的人，或奉仕着資本家精神上肉體上的享樂的人是很多的。他們多半都是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出身，被資產階級的利潤詞鑿着，寄生

在資產階級，完全資產階級風的生活着，因之，他們便也被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支配着。

有一種學者，教授，宗教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及他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在一方面是爲資產階級的享樂而奉仕的人，同時在思想上支配着民衆，而爲資產階級的精神上的奴隸，並藉以生活着的人。（反抗資產階級的精神的支配，在無產階級裏，便發生無產階級的智識分子。）

（資本主義社會的諸階級的性質）人與松一起放着的時候，那一個是松，那一個是人，一看便可以知道。在動物與植物之間，從沒有一種不能辨別其爲植物爲動物的生物。同樣把資本家和工場中的工人相比，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區別是很顯著，在這種代表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有種種的階段，特別在這兩階級相接觸的地方，有多少帶中間性質的社會層。我們把

這種社會層包括起來，依其性質叫做小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的發達到現在的階段——金融資本的時代，帝國主義的時代

，資本主義的經濟，一方面漸漸變成了世界性的，同時他一方面，在世界
的資本主義經濟之內，各國間資本的利害，漸漸激烈的對峙起來，而開始其
必死之鬥爭。

並其同時，一國一國的內部，內國資本和外國資本因競爭支配的必要，
對勞動羣衆不能不比過往更甚的榨取，因之，資本家和勞動者，地主與農
民的利害的對峙漸漸也激烈起來，表現出各種各樣的鬥爭形式。

資本主義這樣的達到現在的階段，國際間也好，國內也好，資本主義已
現出了牠自生之始便帶有的自壞作用。

資本主義自入了這一階段，過去打破封建制度建設新的經濟組織的革命

的資產階級，像守着滅亡的臭骸的人，僅只維持着事物的現狀而變作純然保守的反動的階級。

反轉來說：有真實的生產力的無產階級，代表着社會的進化和發展，新的社會生活的理想和歷史的必然的使命，滋長成進步的革新的階級。

同時在資產階級的內部，大資本與小資本，大地主與小農的利害，也漸漸的分離。因之，小資產階級的不安定的特質，漸漸的顯著，不絕的在兩個主要階級的勢力之間浮動着而變成了這樣的一個階級。

（階級的組織）在資本家之間，例如日本紡績聯合會，船主同盟，以及其他的同業組合，都是有的。更進一步，如英國的工業主聯盟也是有的。有商業會議所。有帝國農會。有地主組合。有全國地主協會。這些組織，都是為擁護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一部，或全體的利害而有公然的組織，另外還有種

種隱秘的組織。

，其次是隱藏着階級為特質的資產級級的組織。這樣的各種反動團體之內，有資產階級為在思想上支配民衆的組織，有依着反動思想，軍國主義的思想訓練國民——特別是青年——而有的組織，特別又有資產階級為統率小資產階級而有的組織，例如英國的供給維持團，外表是擁護一般民衆的利益，特別是為勞動者的罷業而備有的；像伊大利的黑衣同盟（*Trasce*）德意志的黑襯衣組軍事同盟，完全是以擁護資產階級為目的而武裝的團體。（其他如英國的黑同盟，美國的在鄉軍人團等。）

資產階級支配民衆的思想、精神，最有力的最根深蒂固的組織，是政府、宗教也有着同樣的任務。左右民衆的意見最有力的工具，是資產階級的言論機關。用各種各樣的娛樂機關（娼店，影戲院），競技機關，賣淫制度，

有刺激性的飲料等等，爲着資產階級以轉換民衆的注意，從事滅殺鬥爭力的有力的職務。

政黨是階級的政治勢力組織而成，在無論怎樣的一種場合，政黨的組成，不是一階級的成員的全體——或其大多數——，自始便是比較少數的精英分子的結合；代表階級的利害，政治的指揮階級，便是政黨。

例如在現在的德國，國民黨，人民黨，中央黨等的代表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下層小資產階級和被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支配的勞動者，至於共產黨便是代表的純粹的無產階級。又或在英國，保守黨代表着大資本階級，勞動黨代表着勞動階級的所有的要素。因之，原有的資產階級的政黨自由黨，在這兩主要階級的勢力之間，漸次受一種分解作用，其中的一部分，被吸收到大資本家的政黨保守黨裏去，他一部分，漸漸的變成純粹的小資產階級

的政黨；同時在勞動黨的內部也起一種分化作用，其中的右派便次第小資產階級化而和自由黨分化出來的純粹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接近。在英國雖也有共產黨代表着真實的無產階級，但大體上，勞動大眾的多數，仍舊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的指導之下。而在其同時，英國的勞動階級，從小資產階級的指導下，急速的分離的現象，也便是事實。今年——一九二六——的總同罷業，說勞動黨沒有指導無產階級的政治的能力，便是確切的一證據。英國的勞動者消化了這種經驗的教訓以後，對上邊從小資產階級的指導下分離的作用，一定將更急速的促進其成功。

第四講 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 資本主義經過了青年期和壯年期，漸漸的走到了老年期，資本主義已發達的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裏，最早便不能再伸出來，這種關係以外去，資本家階級如是這舊的生產關係的維持的階級，勞動階級便是突破這障礙物而伸進的，代表社會的生產力的階級。

像這樣的資本主義入到了衰退期，資本家階級，僅完成這種歷史的任命。

，除代表舊的事物以外是沒有何種力量的；勞動階級是來替換而代表新的事物的勢力。所以這兩種階級的勢力，恰像在一輛馬車的前後，照着反對的方向繫着兩頭馬一樣，一方的勢力，所謂人類的歷史之輪（或謂社會的進化之輪）向前方迴轉進行着，一方的勢力，便是在後方引遠的開着倒車。所以這兩種勢力，在社會生活到達的地方，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從正面對立的衝突着。

階級與階級之間的這樣的對面的衝突，便是階級鬥爭。

血族關係集羈起來的原始時代的共產社會崩解以後，變成了榨取者和被榨取者，支配者和被支配者相互組成的階級社會，社會向前方進化的動力和僅維持現狀的動力，各有各有或一階級代表着。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代表這兩種勢力主要的階級，是資本家階級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以前無

論怎樣的社會的階級，對自己代表着怎樣的社會勢力，負着怎樣的歷史的使命，是沒有充分的（在許多地方竟是完全）意識到。換言之：在過去社會的階級，對其歷史的任務是沒有明白的意識，保有這種明白意識的，僅以資本主義社會上的代表階級。因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階級鬥爭在起始便呈着最發展的形式，而向有真實意味的階級鬥爭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年，資本家階級，無產階級，對自己代表着的勢力的性質，都沒有明白的意識。當時，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的利害衝突，雖說也是有的，但階級鬥爭的多寡，終不過是原始的萌芽的時期。

（資本家的利害與勞動者的利害） 資本主義在青年期壯年期的時代——即資本主義代替了舊的生產組織（或繼續着替換）而成的新的生產組織，潑刺的生長着，並其同時，是深入在舊的組織的外殼之內的社會的生產力伸出

後的時代——資本家階級正是代表這新的勢力的階級，所以資本家與勞動兩個階級的勢力，像上面說過的一樣，還沒有從正面對立的衝突。最低的限度，無論那一階級，自己究竟代表的那一種社會勢力，和負的那種歷史的使命，都是沒有意識到的。

不僅是那樣，在本資本主義走上生長之途，發達的第一步，增加了社會的生產力，而積聚了莫大的富於國內的時代，勞動者也多少浴着這種繁榮之恩惠。換句話說，勞動者的境遇，雖不能和資本家肥富的程度一樣的好，但總較改善過了。

然而，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利害，已在這同一的時代根本的相異。

勞動者在生產行程裏，是製造新的價值的階級，資本家是從勞動者製造的價值裏取得利潤的階級。勞動者在工場裏，一天的勞動所生產的商品的價

值，從裏邊取掉原料與機械的消費，再取出勞動者一天的貨金，仍剩餘着許多的東西。這『許多的東西』資本家便當作利潤收入自己的懷裏。爲着這『許多的東西』資本家纔僱勞動者去勞動的，資本家的目的，是爲着從勞動者的勞動裡榨取這『許多的東西』。

所以資本家的利益，是期望這『許多的東西』的增加。增加這『許多的東西』的方法：第一，是減少發給勞動者的貨金。第二，是縮少工場的設備和其他的，貨金以外，因勞動者的勞動而有的費用。第三，是支出同樣的貨金而求勞動時間的延長。

反轉來講勞動者的利益：第一，是貨金的增額。第二，是其他勞動條件的改善。第三，是取得同樣的貨金而勞動時間的縮短。因之，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利益是正相反對。

(共通利害的意識) 把資本家和勞動者各個人，在每個場合而具體的設想，無論什麼時候。兩者都沒有例外，終竟是榨取者和被榨取者，他們的利害，無論什麼時候總是相反的。每個雇主資本家和每個勞動者之間，這種經濟上的利害的對立，自始便不絕的時起着軋轢，衝突，鬭爭。

但是這種利害，很明顯的決不是一個人特殊的利害。一個工場裏或職場裏勞動着的幾十人，或幾百人，幾千人的勞動者之間，微小的地方，各人或有些特殊的利害，但僅就一個僱主資本家而想時，幾十人或幾百人，在同樣是被榨取者的一點，是有同一的利害。即被榨取者的利害，不是每個人特殊的利害，是受着同樣榨取者的榨取的幾十人或幾百人共通的利害。

勞動者這種共通的利害，在同一的工場或職場裏受着榨取的一團的勞動者，和共通的榨取者僱主的利害相對時，是最容易明瞭的。就中，尤以在勞

動着同一職業部門的勞動者之間，更痛切的感到。雖受着同一資本家的榨取，在一個工場之內作工，但以職業部門的相異而被分離時，反不如在別的地域或別的工場內勞動着的同一職業的勞動者之間，感到共通利害的在先。在資本主義的初年，機械的利用是不如今日的發達，因之，勞動者的熟練，也是較今日為重要的時代，各種職業部門的勞動，也沒有如今日的平等化。這樣的時代，勢必在同一職業勞動者之間，利害的共通是最迫切的感得。

同一職業的勞動者，同一工場的勞動者，所謂有共通利害的意識，是向同一地方所有的勞動者，或一國之內所有的勞動者——勞動者階級——之間有共通利害的意識去發達的。在現在是更進一步，全世界的勞動者階級之間，也是有共通利害，一種國際的階級意識。

勞動者的共通利害的意識，像這樣的從同一職業同一工場，向全國全世

界的擴大發展，是不外應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而有的勞動者的經驗。像前述已經說過的，機械的進步，把勞動者的熟練的重要漸漸變小，各種職業部門的勞動之間，其差異也漸變少，或完全至於消滅。又大資本與大企業的發達，以致同一的資本，在數個的工場裏，乃至數地方的工場裏榨取勞動。同時因為擴展到許多工場許多地方的緣故，更使多數的勞動者，在同樣反對利害的衝突，意識了共通的利害。

公司組織的發達，企業也漸次更大規模起來，榨取勞動者的資本家，像小企業，小工場的僱主一樣的個人的性質也漸次消失。在勞動者一方面，對什麼個人性質的榨取，完全成麻糊的狀態，而只痛切的感到抽象的『資本家』是直接榨取着自己。把從個人的性質裏脫離出來的抽象的『資本家』集合起來，馬上會聯想到『資本家階級』。勞動者得知有『資本家階級』的時候，始發

見有『勞動階級』的概念。得知道對資本家階級有共通利害以後，勞動者纔開始明瞭勞動階級在經濟上的利害是共通一致。

資本家在像這樣的勞動者之間，共通利害的發達，當然不能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旁觀似的。在許多地方資本家的階級的覺悟，是較勞動者在早，資本家階級的階級意識，也較勞動者階級的階級意識進步。所以資本和勞動在經濟上利害的對立，自始的鬥爭的進展，在無論什麼時候，資本家先勞動者一步的有階級的團結而遏抑勞動者的勢力，是極其平常而普遍。即是說：爲堅強對抗勞動者的自衛的勢力，而不僅團結聯合同一地方的資本家，同一產業的的資本家，同一系統的資本家便已盡其事，過去以至現在各國內輪喧嘩着的全國的資本家，全世界的資本，家在這對抗勞動者之力的瞬間，都是極端可能的一致團結。

對資本家這樣的行動，和順應這種行動的必要，勞動者要絕對了解，站在自己前面而阻塞着的東西，不是傭主個人，而是一個『資本家階級』。所以資本家階級的利害，像一個彈丸一樣的衝來時，勞動者要明白的意識這是勞動階級的階級的利害。

(階級鬥爭的發展) 勞動者像這樣的，每天的賃金(工錢)僅增加一角，勞動的時間縮短三十分，危險防止的設備以期安全，工場的光線改善，休憩的時間延長，傭主設置食堂，廁所也期以清潔等等，從資本家獲得的直接經濟上的利益，不過昔日的僅有的部分的改善，以及日常，當面的僅有的利益；對資本家的侵害，這樣的擁護經濟上的利益，而起的每天的鬥爭之發展擴大，以至意味到全資本家階級的經濟上的利益和全勞動者階級的經濟上的利益的對立衝突的鬥爭，到達照應這種鬥爭而有的階級的意識。

百萬元是一元的百萬倍。而同時又是把一元百萬倍後的或種東西。一元的資本，來作勞動爲榨取是不可能。這便是分量如變化，其性質也跟着變化。直接當面的經濟上利害的衝突而起的資本家與爭動者之間的日常鬥爭，其意識也是同樣，每個資本家和勞動者偶發的衝突，是一工場或一職業的勞動者和僱主間的日常不斷的爭鬪；是一地方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鬥爭；是一產業全體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鬥爭；而發展擴大到一國乃至全世界的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鬥爭，鬥爭的分量上的擴大鬥爭的性質也隨之一變。所以日常當面的經濟上利害的相爭，依其擴大，最早已不是純然的經濟上利害的鬥爭。同樣，一職業或一職場內的勞動者的共通利害的意識，漸漸的擴大，以至擴大到全勞動的共通利害的意識的時候，這種意識的性質也就變了。即是，這種意識，已經是單純求經濟上利害平均的意識以上的意識。換種話來說，

那便不僅是把一日貨金一角的增額，勞動時間三十分的縮短，食堂的設備，廁所的掃除等等合計起來，是對這合計以上的或種東西的意識。

鬥爭的分量如變化，鬥爭的性質也伴隨着變化。換句話來說，鬭爭如擴大，階級意識也隨着擴大。然而不能把鬥爭的擴大作原因，階級意識的擴大當作結果的想。鬥爭的發展和階級意識的發展，是相互作用而反作用的繼續發展。所以像謂鬥爭如擴大，鬥爭的性質也隨着變化一樣，說階級意識如擴大（即鬥爭的性質如變化），鬭爭也隨着擴大是可能的。換言之，沒有階級意識的擴大，階級鬥爭是不會發展的。

階級意識沒有勞動者自身的經驗——特別是鬭爭的經驗——是不會發達。但同時，階級意識。單只依着經驗是不會從或點上去發達。勞動者的經驗，是不能不依着無產階級的理论，不斷的整理使之統一化而與以正當

的理解。無產階級的理論是從勞動階級的經驗裏生的而同時又是這種經驗的指導力。從當面經濟上的利害而出發的鬭爭的經驗，通過這種理論的濾過器後，乃起始淨化成真實的階級意識。

像這樣的因日常當面經濟上的利害而起的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鬥爭，和照應這種鬥爭而有的共通利害的意識，其發展情形，在這篇之始已經述過，資本家階級和勞動階級的歷史的任務，是緊切相逢，即資本家階級和勞動階級，最早都已不是單純的意識着直接眼前經濟上的利害而奮鬥着，是演着資本主義社會上的一定的歷史的角色的社會勢力，意識這種角色而為之繼續鬥爭的階級。

所以資本家和勞動者間的起始的鬥爭，是形式——乃至真實的意味——最發展的階級鬥爭。

我曾在那篇論文裏，看見有下面的一節。——『或勞動組合的一幹部，曾嗟嘆過我們雖被非難爲日和見主義，但不能把組合的鬥士陸續送進監獄去，是多大的苦痛……』（據我自己看到的，這不是「嗟嘆」而是一種誇張吧？因爲在這嗟嘆裏有着，嘲笑我們爲日和見主義者的人們，請看我們戰鬥的行動的會心的微笑在裏邊浮着。）在那裏那篇論文的作者，把這皮肉的事實，作如下的解釋——即『在日本的勞動組合，其懷抱的理論，絕不能依組合的行動而具體化，因之，在最激進的綱領之下，企劃最穩健的行動，在最卑俗的主張之下，目論最過激的行動……』

但是我們如再正確一層的講，在日和見主義的綱領和指導者之下，謂組合的行動也有說是「過激的」「鬥爭的」的可能，一方面，是他們懷抱的理論在行動上沒有具體化的時候；同時，所謂過激的乃至鬥爭的和日和見主

義並不是決不兩立的，而基着這種講話的事實，是有說的可能。例如假設或一團體的勞動者，爲着或種經濟上的利害，和他們的僱主曾有過勇敢的鬥爭。並假定爭鬥的人是極其「過激的」，所以這一團勞動者將要說是被指導在非妥協的階級鬥爭主義，而不是依着日和見主義被指導着的吧。其實絕對是不能那樣說的。百年前英國的小規模的勞動爭議，是伴着幾多的暴力和流血，然而這百年以後，英國四百萬勞動者的總同盟業，却沒有何等騷擾和流血。百年前英國的勞動者，能說較百年後今日英國勞動者是更鬥爭的嗎？較或種是鬥爭的也未可知。然而決不是階級鬥爭。

這是怎樣的一種意味？直接標榜着當面經濟上利害的部分的經濟上的鬥爭，是階級鬥爭萌芽的初步形態，從那裏雖說可以發展真實的階級鬥爭，但並沒有多大的緊要——不，是因爲那種關係——這樣的經濟鬥爭，在

保持着單純的經濟鬥爭的時候，並不是具有已發展形式的階級鬥爭。換言之，那更不是爲着勞動階級全體的目的而有的階級鬥爭。真實的階級鬥爭，是政治的鬥爭——保有政治的性質的鬥爭。

所以對階級鬥爭的日和見主義的綱領和日和見主義的指導者之下原有的組合，在以一定的僱主爲對手方的部分的經濟鬥爭，假令採取極度「過激的」戰鬥的行動，也是沒有少微的矛盾。

(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 資本家總期想着把對勞動的支出費減少，極度的使利潤增多，勞動者總期望着得些資本家的利潤，勞動報酬的增多，生活的改善。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這樣的眼前，直接，部分經濟上的鬥爭，無論怎樣的重積，畢竟是以眼前，直接，部分經濟上的鬥爭而始終。不過實際的發展，決不是那樣。鬥爭的分量變化達到或種程度的時候，則其鬥爭的性質

也隨着變化。

例如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是什麼？其經濟上的內容是什麼？合理的勞動時間，合理的勞動條件，合理的生產行程的管理等等如被除外，勞動階級是沒有完全的解放。即是說，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在經濟上的內容，分作這數多部分的改善，是可能的。

同時，以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為目的的鬥爭，並不是僅把以勞動時間的縮短和勞動條件的改善等等為目的的鬥爭而聚斂橫重起來的一回事。所謂勞動階級的解放，綜合的全般的目的，是一切部分的目的被包括起來的東西，而同時是却部分的目的合計起來以上的目的。再向適切的說，把這些部分的目的綜合起來，最早已不是單純的部分的目的合計而是其以上性質相異的或種東西。勞動階級的部分的目的，主要是經濟上的目的，全般的目的——完

全解放——是政治上的目的。即就是爲着這些部分的目的而有的部分的鬥爭，主要是經濟上的鬥爭，諸此的鬥爭，無論延長到何等境際，追及到何等境際，依然是經濟上的鬥爭。但是資家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鬥爭，向爲着把這一切部分的目的綜合起來的勞動階級的全般的目的——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而有的鬥爭去發展，乃最早已不是單純的經濟上的鬥爭，而是性質變遷的政治的鬥爭。

無產階級的(完全解放)，不是部分經濟上的改善的綜合，而是政治上的一切要求，爲着這全般綜合的目的而有的鬥爭，在或一階段或成一場而上，如是產業爭議的形式，勢必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政治的鬥爭集中起來。因之這種鬥爭便是政治鬥爭。

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的名詞，也可以用着依勞動者和農民而有的政治

運動的意味；但僅限於此。英國的勞動黨，在以勞動者爲主要要素的意味上，是勞動階級的政黨，日本的勞動農民黨，在以勞動者和農民爲主要要素的意味上，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所以向議會請願紡績女工的寄宿舍制度撤廢的運動，以制定公認於勞動者和農民有利的組合的法律爲目的運動，在依着勞動者和農民而有的同樣的意味上，說是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是可能的。但是這種意味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僅只那樣，而不是爲着無產階級的全般的綜合的目的而有的鬥爭，爲着無產階級的政治的目的而有的鬥爭，不過是爲着部分的，許多經濟上的改善的獲得，漸漸應用政治的方法罷了。同時站在無產階級的立腳點來觀察，無產階級的這樣初步萌芽的政治鬥爭，（一）得以發展更高級的政治鬥爭。（二）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的發展，在這樣的政治運動，是保有本來的意義以上的助會的，政治的

爭鬥級階 講四第

意義
•

第五講 勞動組合

(階級鬥爭與勞動組合) 勞動組合是爲直接對抗資本家的榨取，權護勞動階級的利害，而把每個工人對抗資本家不可能的勞動者之力，組織成一個俱有大的力的團體。即是，勞動組合是基礎於因資本而被榨取着的階級，勞動者的共通的利害，而結於其上的團體組織，這種共通的利害，因和資本家的利害相反的關係，勞動組合便成了勞動者爲和資本家鬥爭的機關。

不過勞動者共通的利害，是始於賃金一折扣的增加。出動時刻五分遲到的默認，工場內設置無代價的診療所等一樣的，個個工場裡關係勞動條件的些細的經濟上的利害，而以至勞動階級從資本的榨取裏的完全解放，大規模的、全般的政治的利害。所以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仍舊是指着這種方

向去發展，而勞動者鬥爭的機關——組合，勢必也沿着這種鬥爭發展的程序去發展。換句話來說，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是像每個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所謂當面直接的經濟上利害的相爭，從初步萌芽的階級鬥爭裏，發展到真實意味的階級鬥爭一樣，這種鬥爭的機關勞動組合，也是依着這樣發展的程序而發達。

(初期的勞動爭議) 資本主義在起始是社會的主要的生產樣式，自從農民被自土地裏逐放，職人被自他們的作工場裏趕出，以至變作最初的無產者

因迫到傭主的工場裏去的當時起，資本家（傭主）和勞動者的利害，便相反起來。然而勞動者，把堵塞在自己的利害前面的資本家，沒有明白的認識。他們感到了生活的困苦，無異感覺着在腦袋的上邊像有若大的重力覆壓着一樣。這是資本家的顯明的事實，他們却沒有清楚。在或時反以爲這是新發明的機械所致。所以勞動者會反抗過新的生產樣式，曾有過毀壞工場，機械的時代。

但是勞動者在過後不久，便像認識了真實的對手。

資本和勞動，是生產的推進車之兩輪！生產是資本與勞動協力的結果！資本家和勞動者的利害，根本是一致的！經濟學者這樣的告訴着人。然而勞動者，在資本家的工場裏，從每天勞動的經驗裏學到的，却正相反對。勞動者在事事都經驗到他們的利害和傭主的利害的抵觸。勞動者即如期望在最

的限度裏，製定有利自己的勞動條件，改善自己的生活到「人的生活」上去，無不經驗到，左去也好，右去也好，而所到的地方都有僱主的利害在（塔塞）在那裏堵塞。所以勞動者鬥爭的鋒先，便轉向了現時榨取着自己的個體的僱主，特定的資本家。勞動條件，僱主的處理，乃至僱主和監督的感情，態度上的問題，都變作了起這突發的能業的動機，而在勞動者之間因為沒有組織和統制的關係，此時代的爭議，便多伴隨了暴行，騷擾。

從這種突發的鬥爭的經驗，和在工場裏日常勞動的經驗，識得勞動者和僱主的利害的衝突，決不是一時偶發的，而是恒久的繼續的。而同時更覺悟到，和自己的同僚他勞動者間的利害的共通，也不是一時的偶然的，而是恒久的繼續的。特別是在工場制度的蔭下，多數的勞動者在同一的場所，同一的機械之下，集體的勞動的結果，給與近代的無產者，起始協同作事的習

憤，團體的訓練和自覺。換句話來說，那勞動階級，已漸走向階級的成熟。

其結果，勢必使基於勞動者之間的共通利害，而顯現到永續的團體和團體的行動。即是，勞動組合和組合運動。所以對僱主的突發的鬥爭，纔起始便被組織成恒久的鬥爭。

(職別主義的組合) 勞動者這樣的，認識了自身的利害和僱主的利害的相反，以及覺悟到和自己的同僚其他的勞動者之間的利害的共通點，是在行使得着資本的榨取的現場——工場裏。所以最初影響到勞動者的利害，是直接遷延到日常生活上去的，具體的經濟上的利害。

這樣的直接當面的具體的利害之共通，被雇備於同一的僱主，勞動在同一工作場的比較少數的勞動者之間，也是被覺悟的，而如以當時產業的狀態說，在同一職業的勞動者之間，特別是痛切的感到。當時一切產業所用的機

械，是沒有如現今的進步。所以各種各樣的勞動，也從無如今日的平等化。一方，在熟練工與不熟練勞動者之間，有很懸殊的差異，他方，即同樣的熟練勞動者，其間職業部門的不同，也有很顯明的相異。所以從眼前具體的經濟上的利害來說，被雇傭於不同的傭主，而職業相同的熟練工的共通利害所起的對這些傭主的對抗，較之以或工場內勞動者全體的利害而有的對抗，其必要反痛切的感到緊迫。

不僅那樣，此等熟練工，較之一般勞動者是占着較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不僅對傭主有主張特殊利害的必要，而在他一方面，到某一定程度時即對一般勞動者，特別有惠及他們的地位，也有擁護的必要。

所以在這一時代，勞動者大抵都依着職業的區別，而組成組合。雖同屬處理金屬的勞動者，但機械工有機械工的組合，製罐工有製罐工的組合，同

廚機械工，而旋盤工有旋盤工組合，修工有修工組合，鑄工有鑄工組合，同樣的鐵路工人，而機關工，火夫，與其他的工人都有組織的類別的組合，例如在一個造船所裏，同樣被資本家雇傭來的勞動者，而分屬到許多組合裏的一樣。

這樣類別的組合，最初只限於很狹小的地域，而以對傭主鬥爭的必要，漸次擴大發展到較廣的地域，而最後變成全國的職別組合也不是少有的事。

(地方評議會組織) 但這並不是以勞動者的根本利害，是依職業的相異去和資本家的利害相對抗。自然，或種職業，都有牠特殊的利害，然如我們深入到眼前具體的現實的利害裏去，各個的勞動者，都可說有他特殊的利害。在資本主義的資本和勞動之鬥爭，是指着和這正相反對的方向去發展的。資本家和勞動者，都撇去這眼前具體的現實的利害，却意識多少較遠的，

較一般的，較抽象的利害的對立而去相互的鬭爭。

資本和勞動的鬥爭，向這方發展的結果，使勞動者覺悟到要和資本家對抗，僅只職別的組合運動，是沒有充分的力量。所以有某一地域之內所有的各種職業的組合，起始是一時的，隨後便恒久的提携以和資本家對抗。例如英國的勞動組合評議會（直譯為諸職業評議會），法國的勞動組合同盟等，都是應着這種需要而產生的，無論什麼時候，總是其地域以內所有的組合構成的地方的組織。

職別的組合變為基礎，在組合之外有組織可能和必要的地方評議會，但這並不是把職業上分屬於幾多組合的組合員，實際改組的一種含地方性的團體；是不過僅把各種組合的代表者聚集來，處理共通的問題，協議共同的動作機關罷了。因之，多半都缺少一種鞏固的團結力，而只是些鬆懈的聯合

協議機關。不過這也沒有關係，因為職別組合以外，產生這樣的機關，在某地域之內所有的職業勞動者之間，意識到的共通利害——即·階級的利害——都成了口頭傳說的原因，這反是組合運動的大的進步。職別組合，在現在是發達的，因之傳統到今日從未脫離開的英國，勞動組合評議會的活動正在狂盛的時期，組合運動終也是常時進步的鬥爭的時期。

把各種的職別組合聚集起，組織全國的一聯合團體也是有的，例如美國的勞動聯合會。在這樣的境際，也是限以職別做着基礎，而為狹隘的職業心理支配的關係，全體的結合是極其鬆懈，並這鬆懈的聯合體以上的組織，又是不可能。

(產業別主義的組合) 資本和勞動的鬭爭再經一度的發展，即從單只維持改善勞動條件的單純的經濟鬥爭上着眼，舊式的職別組合，最早已失掉和

資本對抗的効力。

職別組合發達的當時，和今日的產業狀態，是有非常的相異。資本漸漸集中於少數的大資本家之手，至少，一國產業的脊椎骨的主要部門，是無可比擬的大規模的生產，而這些大的企業，更組織成脫拉斯(Trust)·Syndics (企業家同盟)等，作更大規模的去發展。對這樣的大資本家大工業主，從來的職別組合，是怎麼也不能應急。所以便有了把各行各已有的職別組合，一起建築在同一產業的更大規模的基礎之上的必要。例如往日分作製罐工組合，木工組合，鑄造工組合，塗師工組合等造船產業的一切的勞動者，改組成一個造船工組合，即就是產業別組合。同時產業別組合，便是把同一產業的勞動者，組織成亘全國的一個組合。

把什麼應認做同一的產業，這是隨着產業的發達而變化的。所以被認做

個別產業的，此時也有被認作同一產業的。又不僅屬同一產業的大企業，組成 Trust, Syndicate, 即屬不同產業的大企業，也有合同的。一個大資本，在同一的企業之內，從燃料的採取到原料的生產，船舶的經營，以至完製品的生產品止，一手經營的，亦非少數。所以現今勞動組合的組織，一定僅限於在經濟的意味上被認做同一產業的範圍，已是不可能的事。例如附屬於鐵路的旅館的從業者，從純然的產業別的一點着眼，旅館，公衆食堂等的從業員，當然組織同一的組合，同樣，聯絡船的船員，不用說是應該加入於海員的組合，但在很多的場合，如和鐵路從業員組織一個組合，其鬥爭力將更增大。即是，在這樣的場合，企業別的組合變作更深一層的意義。

依產業別主義而有的現在的組合，實際上已包括了較普通認為一產業一企業的範圍更廣的勞動者。例如，金屬工組合一樣，以金屬為原料的所有的

產業的勞動者是組織在一起的，而普通却把以金屬爲原料的一切產業，決不看做爲同一產業。因之，像舊式的職別組織，有類似的幾許的職業組成一個一樣，在這樣的場合，也是有幾許的類似的產業包括起來的產業別組合。

和舊式的職別主義的組合相對的今日的產業別主義的組合，絕不是限於嚴格的，一般普通見做爲一產業的產業部門的範圍，而是更深一層的意義，企業乃至資本系統別的組織，互類似的數產業的組織。產業別主義的組合，其組織的範圍是應以甚麼爲標準的問題，答案是：不能不基於其國的產業的狀態，而主要以發揮最大的鬥爭力爲目標去定。

英國的鉛工組合和修工組合之間，關於鉛管的完成曾有過繼續多年的紛議，結果是：二英寸 (Inch) 半以下的鉛管，其完成的工作屬於鉛管工，二英寸以上的鉛管，其完成的工作屬於修工，並曾有過因忘記關於二英

寸鉛管的協定，事後又發生紛議的插話。我們從這插話裏，得以知道，在職別主義充分發達的國家，職別組合的本身，是怎樣狹隘的一種東西。然而這些職別組合，發達為全國的組合或全國的聯合體的，倒也非少數。在這裏如把全國的職別組合，或幾個聚攏起來，便變作了全國的產業組合。所以在這樣的境際，把組合運動整理，統一為「全國底」的唯一的方法，是根據產業別主義和職別主義的決鬥。

在日本，組合沒有職別的發達到這樣的狀態。換言之；即，日本的勞動組合，分作多數小組合的現在的缺點，不是組合的職別底分立（當然職別的分立是有的），而是同一的職業，或同一的產業的組合，分立為幾許競爭組合的一點。所以為要求組合運動的整理和統一，必須根據產業別主義與狹隘的職別主義和職別心理鬥爭，而同時又有與組合幹部的狹隘的利

己主義，小英雄主義，割據主義決鬥的必要。

(全國的總同盟——全階級的組合組織) 全國的產業別組合完成之時，勞動者纔起始保有了足與今日有力的大資本家大工業主對抗的，有偉大力的組合的組織。因之，資本和勞動的鬥爭，最早已不是一個工場的僱主和勞動者間的鬥爭，而是同一產業的勞動者全體組成的強大的力量，和同一產業的資本家全體的力量對抗的鬥爭。

但這並不因爲今日的各產業的資本家，一定是互相孤立着的原因。一方面，大企業和大企業之間，不僅團結一種合同，聯盟，而支配這些大規模企業的實權，更漸漸的集中到少數金融資本家的手裡。即不然，大資本家大工業主，在同一產業之間，亦不僅做到提携聯絡(例如：船主同盟，日本紡織聯合會等等)，所有產業的資本家之間，是都有公開的或秘密的同盟的結合

(例如英國的工業主同盟，日本的工業俱樂部等等)。即是，現今的資本家，不僅產業別的同盟起來，而是全國，全階級的同盟着的。爲要和全國的全階級的，已團結的資本家的勢力對抗，一切的勞動者，便也有全國全階級的結合組織的必要。依產業別而組的全國的組織，更進一步結合時，勞動組合，纔起始成爲勞動者全階級的組織，資本和勞動的鬥爭，也向着全國的資本家全體，和已有組織的全勞動者之間的鬥爭去發展。

勞動組合的全國全階級的組織，是全國的產業別組合集聚起來後，初次以完全的形式而組成。職別組合和地方組合之融合，以求其發達爲完全的全國的產業別組合，是組成完全的全國全階級的組織之條件；然而這決不是說，一定得先把現在的組合全部整理爲產業別組合後，再着手去進行全階級的組織的意思。實際上，產業別組合的發達，促進全階級的組織，

同時，全階級的組織也促進產業別組合的完成的時候也是有的。但是在無論什麼時候，勞動大眾，如沒有脫去蒙蔽階級意識的狹隘的職別心理和割據主義的思想，到或程度止，並不比往日怎樣希望依產業別主義組合的整理合同，和全階級的組織的實現。

勞動組合的全國全階級的組織，如勞動總同盟，勞動組合總聯合，乃至勞動組合會議等，是有各種的名稱；即在其組織的性質方面，也不僅限於這種和緩的聯合協議會的組織；又即中央機關，備有指揮全國組合運動的實際的行動力的，也是有的。不過脫大體講，構成中央機關的組合的組織，雖極其雜取，但全國的組織，却不過只是些沒有行動力的和緩的聯合協議機關。然而資本和勞動鬥爭的發展，全國全階級的組織，備有有力的行動力，却是極必要的事。

例如英國的勞動組合大會，在過去，僅只是每年招集的組合的全國會議，到近年以來，始設有總務委員會，為大會與大會之間的常設機關。這即是英國的勞動組合大會，從一時的會議，進步到永綽的組織的明證。而到了最近，總務委員職分的擴大，以期必成為指導英國勞動組合運動的真實的中央機關之主張，又漸變有力；當過去的總同盟罷業時，所謂『一切權力，歸於總務委員會！』（一切權力，即組合運動的指揮權。）便成了在翼分子的標語。

（勞動組合的組織形態之目標）這樣一來，全國的勞動者，基於一產業一組合的原則，便被組織於各產業別的大組合裏。全國的產業別組合，依着地域地不同，分作支部。更以工場為單位，再分支部為許多小團體。如在一產業的內部，為要包容許多已經分離開的職業部門，在發生不能代表特殊的

利害之思慮時，順應這種必要而分爲部門。

產業別的組織，是縱斷勞動階級的組織，決不能夠說是全階級的組織，所以這種缺點，不能不拿互各產業的橫斷的組織來彌補。即是，在各各的區域，集其地域內所有的產業的組合支部，再組織一地方評議會（或組合同盟）。所有產業別組合和地方評議會結合的團體，便是全國的組織。

無論各產業的組織，或全國的組織，其組織的原則，都是民主的集中。即是，在一方面，把組合大眾的意志，最敏速的，最正確的反映於中央機關，而同時在他一方面，中央機關不只是簡單的聯絡機關，而是集中組合大眾的活動力的有力的行動的機關，像有力的指導機關一樣的組織。

無論怎樣的資本主義國的組合運動，在現在都還沒有發達如這樣組織的完全，但這却是從各國的勞動組合運動與其鬥爭裏發見的。最完全，最必要

的組織的形態。

(國際的組織——勞動組合國際) 但是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之發展，決不是以這一階段爲止。在資本主義存續的限度內，並其發展的限度內，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根本利害的對立，不僅不能消滅，並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同時滋養發展的。

資本主義在現在已突破參差自己的故鄉國與國的界限，而完全變作世界性的。現今的資本主義，最早已不是一國的資本主義，而是國際的資本主義。就一國，一國的觀察，資本已漸漸的集中，企業已漸漸的大規模化，而這些大企業，更爲極少數的金融資本家所支配。

今日的世界，已被幾許如斯的資本主義強國所支配，但如更臨高處，鳥瞰今日的世界，這幾許的資本主義強國，更爲少數的——實在只是兩個或三

個——國際的金融資本家所支配。

例如現在的德意志，無非只是英美（特別是美國）的金融資本所支配的殖民地。所以要是德國的勞動者抬頭，德國的政權完全歸其掌握時，第一感到危險的，是英美的金融資本。所以如果德國的勞動階級的勢力增加時，不僅只德國的資產階級政府，實際，英美資產階級政府，是首先反對的。因之，堵塞在德國勞動階級的利害前面的，不僅只德國的資本家階級，是更有資本家階級的國際的勢力。

這樣的資本主義帶了國際的性質，各國的資本家之間，國際的階級意識，便更進一步。他們已很清楚的知道，現在的資本家階級，在各國得繼續其支配，不是他們自身孤立的力量，而是因為他們是國際的大力量的一部分的緣故。資本家階級，對外國的資本家階級，其利害的休戚，較本國的勞動階

級，更同兄弟的親密。所以在無論那一國的勞動階級要想台頭，各國的資本家階級，便感到自身立腳的危險，爲要鎮壓勞動階級的擡頭，停止了內輪喧嘩而去作國際的團結。

資本家階級之間，國際的階級意識的發達，對抗勞動的資本的鬭爭，也帶了國際的性質；而勞動階級之間的國際的階級意識，也便隨着發達。僅把今日的資本家階級的國際的階級意識調查一下，勞動階級的國際的階級意識，是遙遙在其後的。

對抗有國際團結的資本的勢力，惟一的方法，是把各國的組成的勞動階級，更進一步的作國際的團結。僅只結合是沒有充分的力量。爲要使全世界的組織勞動者，在鞏固的結合和統制之下，像一巨人一樣的行動，並不是一年招集一次的國際會議，徒有些空文的決議；也不是僅設一國際的聯絡通信

機關；而並設一有真實行動力的，有真實統制力的，真實指導全世界的組合運動的，有力的國際的中央機關。

赤色勞動組合國際，雖是迫於這樣的必要而組成。但還沒有包括各國組合運動的大多數，和赤色勞動組合對立的，有國際勞動組合聯合（黃色國際），各國改良主義的指導者領導之下的組合，多在這裏邊加盟着，所以國際勞動組合運動的戰線，在現在是分裂為二，勞動階級之間，是缺少着統一的，鞏固的國際組織。

加盟於黃色國際的各國組織之間，是依着金屬工，坑夫，運輸勞動，農業勞動等二十八種產業或職業，開各自的國際的會議，國際書記局雖常設着，但實際不過只是一通信機關而已。

（勞動組合的職分與其進化） 勞動組合作伴隨資本和勞動的鬥爭的發展，

而是沿這種發達的程序而發達的東西。這種事實，是勞動組合的任務和職分，並與之相伴而變化的結果。

勞動者的利害，在每個境際，和特定的儲主相衝突。和資本相對抗的勞動者的鬥爭，是從這種利害衝突的出發。

這樣的利害衝突，決不是相互間沒有關係而可以隨意分離的偶發的事；覺悟到橫阻在其根底的是永箱的利害的衝突，始起初組織勞動組合而一時突發的鬥爭，也起始成爲有組織的永續的鬥爭。

然而即進化到這一階段，勞動者之所以團結爲組合的原因，也不外只是當面直接的經濟上的利害，資本家的利害和勞動者的利害，是根本的相反，而階級的歷史的使命，是指着相反的方向而進展。因之，直接當面的經濟上利害的衝突，在根本的階級對立，不外只是依各種形式而有的部分的表现。

在這裏是有着從以直接當面的經濟上的利害爲目的的鬥爭，到其實意味的階級鬥爭的，發展的性質。但資本家和勞動者，却都未曾意識到這一階段。

在這一發展階段，勞動組合的職分，是對抗僱主資本家，擁護勞動者的直接當面的經濟上的利害，而勞動組合畢竟是以維持改善勞動條件爲目的的鬥爭的機關。卽就是，勞動組合的職分，直接是和在工作場裏的僱主的經濟上的榨取和鬥爭的。

「直接」這個名詞，在資產階級，是和「暴力」同樣意味的用着。例如在（日本）帝國議會的議場裏的「議員的直接行動」等等。但在勞動階級的組合運動，對抗資本榨取的直接的鬥爭，決不是暴力的意味。

維持改善勞動條件的，負責和資本家交涉的勞動者的勢力，已很顯著的增加，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說，勞動組合到了今日，已收有相當的效果。

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尚走着進程的時候，資本家讓步到或一程度，而使勞動者感得滿足，然而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根本利害的對立，絕不因之而減少。並伴着資本主義的發展，漸次增大。所以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鬥爭，無論什麼時候，絕不會終結停留在這一階段。爲着擁護一職業，一工場，一小地方的勞動者之共通利害而有的勞動組合，到現在，仍依着當年存在的理由和行動的範圍，已不僅只把一產業的勞動者，全國的勞動者，乃至全世界的勞動者，階級的組織起來，和特定的僱主對抗，而是爲對抗資本家階級，乃有的鬥爭機關。

資本和勞動的鬥爭發展到這一階段，最早已不是以究極直接經濟上的利害爲目的鬥爭，而是向着兩階級爲遂行相反的歷史的任務的鬥爭之發展。卽就是，鬥爭的目標，最早已不僅只勞動條件的改善和維持，而是向以勞動階

級的完全解放爲目標的鬥爭之推移。這樣的鬥爭，乃是有真實意味的，嚴密意味的階級鬥爭，最早已踏破純然經濟上鬥爭的界限，而是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的發展。

所以勞動組合的職分，不僅是維持改善勞動條件的定義已成過時代的東西，即勞動組合是勞動階級的，經濟鬥爭的機關的定義，嚴格的說，最早已無條件的不適用於現在的勞動組合。

(勞動組合與經濟鬥爭) 那麼勞動組合不是經濟鬥爭的機關，是勞動階級的政治鬥爭的機關吧。不是的，決不是這樣的說法。

勞動組合，依然是基礎着被榨取者的經濟上的利害——所有勞動者的共通利害——，團結勞動者大眾的組織；行動上主要的職務，依然是經濟上的鬥爭。但是資本家階級和勞動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發達到現在階段的今日

，這種經濟上的鬥爭，是不會在經濟上的利害範圍之內告終結的。是向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去發展的，是一定去發展的，是看準無產階級的政治目的必定去鬥爭的，並僅只看準了無產階級的政治上的目的，而起始成爲有義意的鬥爭。今日的勞動組合，僅只基於直接當面經濟上的利害的經濟鬥爭，是沒有獨立的意義；看準了無產階級政治上的目的——即，無產階級的，階級的，全體的目的——從屬於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或保有不能分離的部分關係的經濟鬥爭——政治鬥爭展開中的經濟鬥爭——，乃是其任務的所在。所以從資本主義的初期到全盛期的過去的勞動組合，和資本主義沒落期的今日的勞動組合，根本相異的地方，不是以經濟鬥爭爲行動的主要職務的與否問題，是經濟鬥爭，依否這樣的意識去指導的問題。換句話來說，是爲着什麼要經濟鬥爭，如何理解經濟鬥爭的問題。

如從大體上觀察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以直接當面經濟上的利害爲目的的部分的經濟鬥爭，雖可說是全體的政治的鬥爭的發展，但決不是說，這種部分的經濟的鬥爭便歸着消滅，或失掉了必要。從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的展開，在無產階級運動的一生涯中，不僅只限於一次，而是不斷的繼續的進展。所以像火繩銃展開到連發銃，火繩銃永久成爲無用一樣，經過一次的展開乃至轉換，經濟鬥爭並不是永久成爲無用的東西。全般的政治的鬥爭如發展，部分的當面的經濟上的鬥爭，不特不爲無用，反漸次的更加必要。像地球之上的能力 (Energy) 由一個不絕的轉換到另一個去，經濟鬥爭，也是不斷的展開到政治鬥爭去，而不得不開的東西。

從人類所謂種屬上看，人是自過去幾十億年的歲月，向由單細胞動物進化的入去發展的。但如就構成人類種屬的每個人去觀察，在母胎之內，仍舊

是單細胞動物的發生，而成爲和有種屬的人類邁踏着同樣路程的人。恰和這同樣，我們如把無產階級當作一個歷史的存在物看時，現今已是從直接當面的部分的經濟鬥爭出發，達到了最高的階級意識和最高的階級鬥爭。但如就構成無產階級的每個人觀察，他們決不是在母胎裏便備有無產階級到達至今目的最高的階級意識，而生的。實際所生的，不是備有無產階級意識的貧民（Proletariat）而是沒有無產階級意識的無產者。不僅只是那樣。他們大多數，不特沒有無產階級的意識，而是多少都帶有資產階級的心理的無產者。所以如就構成無產階級的每個人來說，他們爲要到達現今的無產階級到達着的最高的階級意識，大體上，是一定得經過階級的無產階級通過的同樣的進程。而最有效的，最短期的完成這一過程的工作，是勞動組合的重要任務之一。

勞動組合，依着一切的勞動者爲共通被榨取者的經濟利害，而使勞動者大衆全體動員，向資本作初步的鬥爭。更以這次鬥爭，教育勞動者大衆以無產階級的最高意識，嚮導以無產階級的最高的鬥爭，勞動組合的主要任務，是經濟鬥爭的職分，同時，也有突破經濟鬥爭的界限的時候。

但是我們的鬥爭，從突破經濟鬥爭的界限的瞬間，直接指導我們鬥爭的組織，最早已不是勞動組合，而必要的是無產階級的指導的黨派。

(勞動組合的真正的任務) 所以把上面的約說一下，第一勞動組合，便不是鞏固着職業的，乃至思想的門戶的少數的結合，而必須是包容勞動者大衆的組織。

因爲着這樣的機關，勞動組合，是基礎於被榨取者的共通經濟上利害的團結，爲經濟上的利害(勞動條件的維持改善)而鬥爭，對資本家攻擊的勞動

者的經濟上的利害而又不能不實行權護。在無產階級全般的目的裏，這是怎樣的渺小，而又僅只限於一部分的，但勞動組合，當着勞動大眾的日常勞動生活之內的直接當面的利害，是必須忠實勇敢的去代表，並依之指導勞動大眾作階級的鬥爭。

但是依着這樣日常的經濟鬥爭，獲得的部分的勝利和改良，僅把這蓄積而合計起來，並不是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勞動階級在這些部分的勝利和改良後，是不能不更堅強其勢力，依着新的陣地，作下次的攻擊！

同時，勞動組合，依着這部分的階級鬥爭，更不能不實際去教育勞動大眾！勞動組合，是出發於最初步的經濟鬥爭，到最發展的政治鬥爭止，訓育勞動大眾的學校。

所以勞動組合，雖不是政治鬥爭的機關，但支持政治鬥爭的機關無產階

級的政黨，乃是其勢力的基礎和源泉。

勞動組合，更有重要的任務；是依日常的鬥爭並其鬥爭的發展，使勞動大眾從資產階級思想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裏獨立，教育以無產階級的集團主義，於勞動大眾之間，樹立新的無產階級的訓練，新的無產階級的秩序。在資本主義的起始，勞動組合的任務，主要是對抗資本的榨取的鬥爭機關，但到無產階級完全獲得政權的時候，同時，勞動組合便添加新的建設的任務。勞動組合，對這新的任務，即是教育勞動大眾的機關。

第六講 資本主義下的農民

(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前時代的生產方法之遺物) 現今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特徵之一，是應用機械力生產大量的商品的，大規模的工業。但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以前的家內工業和手工工業的小的生產，也不是絕對的沒有殘留。不待說伴着資本主義的發達，那些前時代的遺物小生產，漸次滅亡，但在實際，即現今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舊時代

的生產方法，多少總遺殘餘的有。即，資本主義的社會，有以前時代的遺物小生產，充足自身的部分的必要。

所以今日的社會，和前時代的生產方法，是沒有完全絕緣，各種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也依樣的取來，而用於資本主義的偉大的建築物的一部分；舊的機械組織的一部分，也依樣運轉作新的機械組織的一部分，然今日的社會，其爲資本主義社會之處是有牠的所以。家內工業和手工工業等，從資本主義以前到現在，依然是存續着的，不過往日和現在的性質——社會生產中的腳色——是不同罷了。在往日社會生產的基調，一切社會組織和社會生活，都染着它的色彩。但是在現今，即家內工業和手工工業，也染了站在大規模的機械工業之上的資本主義的色彩。慘殺被征服民，而從裏面擇幾個人作奴隸使用一樣，資本主義也是爲滿足或種必要，從前時代的生產方法

裏，殘留些充奴隸一樣的責務。

所以在今日的社會（特別是後進諸國），往日的小生產，小企業，是殘留着很多很多的，不過這些前時代的生產方法，完全隸屬於今日的資本主義，而受其支配。例如雇着三人或五人的職工，自己也一起工作的小工廠的備主，外形上雖是獨立的企業家，實際是沒有何等的獨立性。這些小生產和大規模的機械工業相比，生產力是相差得太遠，因之，要想在生產力高的大規模的機械工業之間，繼續辛苦的存在下去，便不能不極度的去榨取勞動者。家內工業或手工工業，一切小企業的職場裏，勞動條件之劣，和大工場相較是極顯著的。勞動者受極度的榨取且不說，即企業本身的存在也因之日漸入於難境（小商人也是同樣）。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庇護於這樣地位的舊時代的生產方法之內，反而為最要的，不待說便是農業。

(資本主義與農業) 農業是資本主義社會，從前時代承繼的生產方法，穀物在工場裏因為尚不能生產，資本主義社會，便依舊用其舊時代的生產方法，以滿足牠的必要。但是今日的農業，已完全受着資本主義的支配，而服務着資本主義內一部分的動作。所以今日的農業，和殘留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其他舊的生產方法之遺物同樣的，不是為吃穀物而生產，生產的只是商品的穀。和殘留於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內工業，手工工業一樣，生產力低的農業，也是被位於最不利的地位。工業資本握有支配的力量，農業只是其附屬物，僅奉仕着工業的必要。特別是世界市場的競爭，漸變劇烈起來，一國的資本主義，為要和他國的資本主義鬭爭，對自己的生產費用，便不能不盡量增加。而增加的結果，一方面，便是努力降低勞動者的生活標準，他方面，便成了壓迫決定勞動者生活費的穀物的價格的政策。資本主義國的產業政策的基

調，不外只是農業的利害完全從屬於工業利害的一點。

因為這樣的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壓迫，農業本身也漸次起了變化。工業的生產力如增加，和這相對的農業的生產力反較低下，而農業支養的人口也隨之減少，多數的農民和土地分離而變爲無產民漂流到都會裏去，農村荒廢之名，漸次成爲事實。不僅這樣，在工業方面，對資本的利潤率漸次低下是一般的傾向，而響影到農業上去，使耕種着僅有的所有地的人，即把利潤和勞動的報酬合起來，最早已失掉支養全家的可能。這時土時便急速的集中到大地主的手裏。

集中在大地主手裏的土地，被保有裕多資本的農業企業者，出地租借去後；便應用機械，雇傭從土地「解放」已變「自由」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純然商品的穀物。因之農業，在生產的技術上工業化，經營的形式上資本主義化，

即生產力也變化為進步的資本主義的農業。在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農業，多少都是這樣變化着的。

如為資本主義化的農業，農業者使用地主的土地，是出地租的。地租是以土地的肥沃度，距市場的遠近，灌溉等——一句話，土地的生產力——而相異。在英國一町步的平均地租，為三十五六元。農業勞動者和工業勞動者同樣是受取貸銀。農業者收得企業者一樣的利潤，如資本為自己的所有，更加收得對資本的利子。在英國，此等農業者經營的借地，平均一戶是在二十町步以上，而輕營數百町步的農業也不在少數。日本小作農佃戶一戶平均的耕作地面積，僅七段四畝。

（譯者註） 上面的町，步，段，畝等均為日本計算面積所用之術語。

1町=10段 1段=10畝 1畝=30步 1步=6平方尺 我國一尺約合日本

一尺五分六厘。

(飾着資本主義衣裝的農奴制度) 在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都依着同樣的傾向而遲早到達這種狀態，不過同時在無論那一國，資本主義崩壞以前，農業必然的終了這樣程度的變化，却不一定。或時就大體上講，是有着同樣的傾向，然雖農業技術工業化，而其經營形式，純粹資本主義化的作用，或極遲緩或竟不進行的時候也是有的。

例如我國(日本)，因資本主義經濟上的壓迫，土地急速的集中到大地主的手裡，農民被從土地裏(解放)，繼續的無產民化且不說，只因有從封建時代承繼來的小作制度，於地主極有利的制度的關係，集中於大地主之手的土地重又分割，而耕作於小的小作農佃戶之手。

日本的小作制度，是封建時代的農奴制度，宛然依樣存續來時，所不同

的，僅只領主和農奴的關係，從新飾了所謂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原則——自由契約的衣服罷了。在現今，地主和小作人的關係，雖說是以對等人的關係，締結自由契約，但按諸實際，其契約的內容，仍舊承繼了往日的征服者領主和被征服者農奴的關係。在農奴時代至少最低限度的生活，是可以保障的，但所謂自由契約，即這僅有的保障，也是被剝奪而失掉。即，今日的小作人，依着借金，而辛苦營農奴的最低生活的，實不在少數。

小作人從地主那裏租來土地，再用以自己的資本（種子，農具，肥料等）和自己的勞動，而生產穀物，對地主，出土地使用費的一定穀物（或時也用貨幣）。許多的地方，小作的契約，註明整作時小作費不增多，而兇作時也不減少。所以小作人負有企業的危险，而同時又取得企業的利潤。即就是，對地主出過小作費後殘餘的穀物，勞動的賃金，資本的利子，像企業的利潤

一樣，小作人全部無餘的收歸自己的懷裏而爲私有！所以從形式上觀察，小作人也是和外國的農業者同種類的企業者。

然而這種比較，是完全錯誤的！我們僅把企業家一樣的外國農業者『交給』地主的地租，和日本的小作人『納給』地主的小作費調查而比較觀察一下，便立刻可以知道這錯誤在什麼地方。英國的勞動者，交給地主土地的平均使用租錢，一町步約爲三十五六元，日本的小作人，土地一町步納給地主的（米價四十元，小作租如平均爲一石七升時），却要二百四十八元。即是，外國的農業者，對地主只是交付，而日本的小作人，對領主一樣的地主，却是納着年貢。所以地租以外，小作人自身投資的資本的利子，和企業的利潤都納給地主。不僅利子和利潤，勞動賃銀的一部分，也像地租一樣的送給地主。因之，僅只負着企業的危險的，是日本的小作人。耕着平地一町三段，

山地三段 町，段均日本計算面積用語；參看前註）的小作農，一年的收支，反不敷四十四元。（一九二〇年日本農商務省調查）換言之，小作人納給地主的地租，是從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內取出四十四。後的收穫的全部。從收穫之內，取出農奴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後的殘餘，盡數納送給地主，是農奴制度的特色；而今日的『自由』農民——從最低生活保障裏解放的自由農民——因資本主義的經濟作用被解放的今日的農民——，依着借金而納着農奴以上的年貢。

小作農是所謂不是勞動者的人。小作農不是近代的勞動者，日本的農業本身，像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方法，我們僅只就近代勞動者——以前的勞動民，即農奴——除是穿了自由民的服裝以外再不會是什麼東西的一點，謂小作農不是勞動者是可能的。

小作農一個人每月的平均食糧費，是四元八角（一九二〇年日本農商務省調查），每月一人的生計費，是十一元七角（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日本農務局調查）。又相當一日的報酬，不過七角（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日本農務局調查）。

（農村間的階級分化）自己的土地，自己耕作的自作農，平地一町五畝，山地六畝，一年的收支，是不數百八十二元六角（一九二〇年日本農商務省調查）。日本的自作農，耕地的面積，每戶平均不過僅有的八段二畝，而如右的計算，現在農業的生產力，耕作這樣廣的土地，不能維持自作農現在的生活標準，當是意中的事。假定把現在自作農所有的土地二倍或三倍的方法是好的，但現在的農業技術，藉全家族的勞動力耕作的土地的大小是有限的。而且這種限度是極其小的。在這裏，拯救自作農的唯一之道，只有農業

的機械化工業化，但像今日的把土地分作許多小的所有，怎麼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自作農是小的土地所有者。而正以他們自身是土地的小所有者的事實，阻礙了自身的唯一的拯救之道。自作農將不矢掉殘留在自己手裏的僅有的些少的土地，而執着的結果，便握住了現在的悲慘的運命。

自作農的生活費之不足，不消說是用借金來添補。

一九一四年，（日本）抵當和質押土地的農民的借金，是三億五千二百萬元，然到一九二〇年便成了十億二千萬元。合計抵當質押以外的負債，一九二〇年已有九億六千萬之多，現在恐怕總近二十億了吧。這些負債的三分之一，都不是用於農業資金，而是爲了生計的困難。（日本稻村 健一著：農民問題之現在與未來）。

借金的結果，自作農的土地便集中到大地主（大地主多半是金貸者）和

金融資本家的手中。利用勤儉貯蓄的宣傳，郵局貯金，簡易保險，貯蓄銀行，其他各種的方法，把僅有殘餘於農民的零餘的錢，全數集中於大金融資本家的手裏，而自農村運往到都會去，以致農村的金融緊迫。一般農民漸漸以不利的條件借金，而自作農的土地，乃更急遽的集中於大地主之手。這樣的在日本全國。每年約滅亡一萬戶的自作農，其所有的土地失掉，或變為小作農，或被自農村驅逐，其結果，就耕地所有者全體論，有五段未滿的耕地的和大地主增加，介於其間的中地主的數目減少。

試就一九一三年和十年後一九二二年日本的，自作和小作的農家戶數觀察，自作農從一七四四八〇一戶減至一六四〇八〇七戶，小作農自一五二〇九二三戶增至一五二二七一二戶，再就對農家戶數全體的百分率看，自作農從三二・〇五%減至三〇・六〇%，小作農自二七・九四%增至二

八・三六％。再則一九一一年和一九二四年（日本大正元年和大正十三年），依耕地所有多寡調查的地主農數，最下層五段未滿的小地主（段，是日本的用語）增加到地主全農數的四七・七四％，在反對一方面極端的大地主從〇・〇六％增加至〇・一〇％（自二九六三戶至四九五〇戶），其間十町以上五十町未滿的大地主也從〇・八四度增至〇・九六，這兩極端之間的中地主，時刻都是減少着。即是五段以上一町未滿的地主從二五・三九％減至二四・二八％，一町以上三町未滿的地主從一八・〇六％減至一七・九四％，三町以上五町未滿的地主（真實的中流地主），其減少最為顯著，即從五・四五％減至四・六七％，五町以上十町未滿的地主，也從二・五七％減至二・五％。

依一九二五（日本）農林部的調查，五十町以上的大地主所有的耕地

，是四十萬九千九百三十五町步，當全國耕地的六·七%，占全國小作地的一四·四%。這些地的小作農民戶數，是六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九戶，當小作農全戶數的四〇·五%。

所以日本的農村人口，所謂『農村中堅』的中流社會層，便急速的崩壞而陷落到貧農社會層裏去；農村的無產勞動民大衆階級的結果，土地便漸次而更加迅速的集中到大地主的手裏。五段未滿的耕地所有者，名目上雖是地主而其生活的窮迫，不僅和小作農裏較好的無異，因其五段未滿的土地怎麼也不足一家的生活，他們便自作兼小作農的耕地主的土地，而變作半農業勞動者；或依他種不熟練的勞動，僅足支持生活，而除掉去到半無產階級裏是再無路可走的。

這樣的日本的農村，以資本主義經濟上的作用，便分化為漸次增大的少

數的大地主，和數目增多的貧農，介在這兩端之間的是急速崩壞的中農社會層。

伴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農民被自土地『解放』，而分作多數小所有的土地，也漸次集中於大地主之手。多數農民的收養和土地的集中，是農業被資本主義的經營而有的必要的準備。即在我國，土地的所有狀態，也是指這一方而進行的；不過農業技術及經營的狀態，尚和這種作用的進行相差很遠，因之，日本的農業，從土地被解放的農民，便成了事實上的農奴，而依這種農奴勞動的榨取，僅維持其生活的存積。

名為維持創設自作農的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一方面是：緩和伴農村階級分化的階級意識的發達；依創設小所有者而增大農村的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層的勢力；依土地的所有而增加被束縛於農材的最順從的農民，

而鞏固農奴一樣的農業制度。在他一方面，除對於地主，給與把土地資本轉換為最有利的商工業資本的機會外，是甚麼也不會有的。政府實施自作農維持創設政策的結果，最近耕地地價的騰貴，是顯明的事實，把大地主所有的土地「開放」而買收的小作農却無論什麼時候，都是陷於窮地，所以請求舊地主買回的實例，實不在少數，大地主和銀行業者結託起來，用較賣出的價錢更低的錢，買回這些地的例也是有的。

(農村的階級) 在資本主義之下，農業和工業對立，農村和都會對立。一切的文化 and 富力均集中於都會，農村也必然荒廢。所以人都可想作是，全體農村（或農業）的利害和全體都會（或工業）的利害而相對立，資產者和其代辯者，為要蒙蔽農村的階級對立的事實，和都會，農村裏無產勞動民的共通利害，他們乃強調說全體農村的利害是和全體都會的利害相對立。

其實在已階級分化的今日的農村，雖有地主的利害，有中農的利害，有貧農的利害，而農村全體的共通的利害是沒有的。

(大地主階級) 大地主在租地的名目之下，榨取實際耕作農民的，不僅地租，實際是在農奴制度的變形物小作制度的陰蔽之下，取農民的農奴生活費以外的一切收穫以私自生活，所以他們是維持着資本主義以前的制度。(現在的制度，而以農民的永久做農奴為利益。所以大地主是殘餘在現在社會裏封建時代的遺物的代表勢力，在所有的階級裏，是最保守的反動的階級。

大地主的經濟上的利害和資本家的經濟上的利害，是決不一致的。他們相互的爭着利害，但是資本主義發達到帝國主義的階段，都會的資產階級，最早已不是革命的進步的勢力。而反動主義化，因之，借用農村的反動勢力

地主階級的勢力，也益爲必要，特別是工業無產階級和貧農之間，共通階級意識的發達，形成了共通的威迫，而他們對這種共通的威迫，雙方便都覺悟有提携的必要，都曾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利害，常對地主階級作若干的讓步（例如關稅的改正等等）。今日的大地主，不但是土地所有者，同時作銀行的經理，工業上的企業者的，實不在少數，在這種範圍之內，他們的血的利潤，連帶的便關係到都會的兄弟。但地主資格的他們在經濟上的利害，依然和工業資本家的利害是相反的，不過直接當面在經濟上利害相反的瞬间，維持現存社會秩序的他們的政治上的利害，是有完全一致的可能。他們組織鞏固的聯合，和工業無產階級，貧農的勢力對抗。在這裏，如站在貧農的立腳點觀察，資產階級和工業無產階級打成一九的都會的（或工業）利害，是不存在。並對立的，地主和貧農打成一九的農村或農業的利害，亦不存在。

農主階級的利害，和工業無產階級，貧農的利害，是位於反對的方向。

中流地主的利害，大體上和大地主的利害是一致的。他們是受着大地主的政治的指揮而被其統率，爲工業無產階級和貧農的反對的勢力。

(自作農階級) 自作農在經濟上的境況和小作農無大差別。自作農的生活標準，一般是較小作農高幾分的，但正因爲這樣，爲維持社會地位，他們便屢屢陷於小作農以上的窮地。這且無關緊要，所不幸的是他們保有一片的土地。他們從這不過僅有其名的土地的所有裏不能解放，他們完全從地主心理解放，是不能的事。

自作農和都會的手工業者，同樣是過去生產方法的遺物。他們有獨立所有者的誇耀。這種誇耀隨時可以從他們的手裏滑走，而他們却益加執着，自作農的意識，較勞動民的意識，獨立企業家，利潤的收得者的意識，都堅強

多。因之，他們站在穀物賣手的地位。穀物賣手在經濟上的利害，和都會工業資本家的利害，工業無產階級的利害都是相反的。因之穀物賣手的自作農的想像，是全體農村的利害和全體都會（或工業）的利害之相互對立。而農村內部的階級利害的對立，在他們的眼裏被隱匿着，所以自作農的最大部分，現在是依大地主階級的指導而被率領着的。

然而自作農在經濟上的利害，決不和大地主一致。在現在，他們已收買的土地，是漸漸繼續集中到和金融資本聯合的大地主的羣中，特別是自作農的階級，已起了急速的崩解作用。從他們那裏，每年每年有一萬戶或八萬戶的人口，向無產民之群流落。這樣的經濟狀態，和都會的小資產階級同樣，農村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對社會上政治上的問題，都取極其消極的態度。他們對追從大地主的勢力，和對抗大地主的勢力，都是極其消極。

自作農這樣性質的結果，對無產階級和貧農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鬥爭——最少在重要的瞬間——他們形成了中立，但這種中立（他們本來保守的小資產階級的性質且無關緊要），決不是完全沒有希望。特別是在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沒有完成的復進資本主義國，這一社會層到或程度止，所殘留的便是對反動的大地主的反對勢力的努力。工業無產階級和貧農，在自作農的利害和大地主的利害不一致的範之內，對大地主階級的他們的鬥爭，是不能不支持的。

自作農的下層，是事實上的貧農，半自作農，乃至半農半勞動者。所以這一社會層，在無產階級和農村無產民之間，是保有共通的利害。因之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必須從小資產階級的影響裡分離，而不能不努力向無產大眾的陣營裏獲得。

（小作農階級），在被資本家的農業者雇傭的純然的農業勞動者尚沒有幾許的日本，小作農便是農村裏代表的勞動民。（小作農，多半是臨時的目的農業勞動者。）

在農業的生產力尚未變化時，對小作農勞動的報酬，是依地主給與的多少而決定。因之，地主和小作農的利害是相反的。

有人謂農業民——小作農在經濟上的利害，和工業民——無產階級的利害是反的，例如穀物的賣手農民的利害，和穀物的消費者勞動者的利害相反等等。但如精密的計算，米價的騰貴，決不是小作農的利益，是有可靠的保證。最低限度，穀物的賣手小作農的利害，和工業無產階級的共通利害相較，實在只是極少極少的分量，在現在即小作農自身，已失掉穀物賣手的地位。所以他們不以利潤計算收入，而只當作勞動賃金計算。

小作農和勞動者之間，在直接當面經濟上的利害，或時是相反的，最少有時不能積極一致的進行，但這是不妨礙勞動者和農民的階級一致。如就直接當面經濟上的利害講，即同樣的工業勞動者之間，以職業的不同而利害相異的時候也是有的。現在的工業勞動者之間，職別組合之有發達餘地，也就在這裏。如若勞動者，以直接當面經濟上的利害為最終目的而追求之，則這種鬥爭，便不向這種利害的鬥爭上去發展，因之，也就不是階級意識，階級鬥爭的嚮導，而必然倒達的便只是職業別組合主義。

(工業無產階級與小作農) 如若小作農和工業勞動者的區別是有理由的，那不是小作農為取得利潤的企業者，也不是和地主在經濟上保有共通的利害(外國的大地主和借地人資本家的農業者之間，他們不僅沒有地租的爭端，而且提攜以壓抑農業勞動者)，是因為他們是近代勞動者發生以前便存在

的勞動民，而其勞動的條件，較近代的工場勞動者更劣的一點。

小作農是以勞動為生活的唯一方法，純然的無產勞動民，同時和近代的工業勞動者，却有種種相異處。工業勞動者是站在近代大工業大生產之上的，而小作農是資本主義以前經濟組織的特徵，站於中世紀小生產之上的。即是，工業勞動者的經濟的基礎，僅只導向社會主義的一步，農民的經濟的基礎，尙未完全達到資本主義。工業勞動者，集合於較比狹窄的地域而組為密集部隊，小作農是散在較廣的地域，缺乏接觸的機會。工業勞動者，依勞動以得到協同動作和團體訓練的機會，反之，農民的勞動是沒有這種機會。農民的環境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工業勞動者是依着勞動的過程，而被教以集團主義，和無產階級必須走的路徑。又小作農的地位，最少是負有企業的責任，而以代地主墊補資本（種子，肥料，農具等）的關係，外觀上尙被

看作獨立小企業者的可能。最低限度，農民和地主的關係（因為是前時代的領主和農奴的關係的變形），較工場裏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關係，其階級對立和勞動者取的事實，是沒有鮮明的現顯出。所以爲要使小作農和工業勞動者的共通的階級意識，達於同一水平，立於解放戰的同一的戰線，是有使其多的覺醒，和意識的努力的必要。這也是在資本主義下的階級鬥爭，工業勞動者不能不負指導的任務的所以。同時在農民占多數的後進資本主義國，貧農階級是解放戰的重要的要素，沒有這一階級的協力，無產階級的必期的勝利，恐終歸無望。

（農民組合）勞動組合是基礎於被榨取者工業勞動者的共通在經濟上的利害的團體，同樣，農民組合也是基礎於被榨取者小作人共通在經濟上的利害的，大家的租織。所以像勞動組合的鬥爭目標，直接是資本家在經濟上的

榨取一樣，農民組合鬭爭的直接目標，便是地主的經濟上的榨取。勞動組合的運動，出發於勞動條件的維持改善，農民組合的運動，出發於小作條件的維持改善。

勞動組合的鬭爭和職分是已進化一樣，農民組合的鬭爭和職分也是進化的。擁護小作農直接富而在經濟上的利害的鬭爭，也是向着從地主的榨取裏獲得完全解放的農民的鬭爭去發展。所以這種鬭爭，是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切被榨取勞動民的完全解放為目的的鬭爭的一面，有機體的一部分之謂（農民完全解放，是依一切被榨取勞動民的完全解放而起始有實現可能之謂）。尤其是農民的解放運動，和工業勞動者的解放運動相補足，起始成為完全一個階級的運動之點。已明白的映於農民的意識裏。農民組合，最早已不是擁護對某一地主，或某一小作農在或種經濟上的利害的鬭爭的機關，而是進

化到合真實意味的階級鬥爭的組織。因之，今日的農民組合，是為無產階級全般的目的，階級的目的而有的鬥爭的一過程，或一方面，為小作農直接當面的利益而戰的鬥爭的組織。

位於階級鬥爭的意識之上的農民組合，對地主的榨取以直接當面的利害使小作農大眾全體動員，而依這種鬥爭，教育農民大眾以無產階級的歷史的使命。農民組合更依這種鬥爭，教育營散在的孤立生活的農民以集團體主義，給以集團體的訓練，從個人主義的經濟和小資產階級環境的支配裡，使農民在思想上獨立，提高他們和工業勞動者同一的階級意識。農民組合更和工業勞動者的組合同樣，一方面是對資本主義鬥爭的機關，同時，依這種鬥爭的組織，是準備新社會裏的新的農業基礎的組織。

日本的歷史，充滿了對領主的農奴的鬥爭。現在的小作制度，不外只是

農奴制度的變形。但在無論那一國家，如何時代的農奴，對領主的鬥爭，都未表現出階級鬥爭的明白的意識，和這種鬥爭組織化爲恆久的農民組合運動的偉大的能力。所以日本的小作農被位於和農奴均等的地位且不關緊要，即所有國家所有時代的農奴的夢想亦屬渺然，至負着歷史的使命，只是妄談。

然而勞動組合或農民組合，其直接的職分主要是經濟上的鬥爭，其行動的領分，主要在經濟的場面。一切的階級鬥爭，均是政治的鬥爭。所以一切的經濟鬥爭，不能不去向階級鬥爭發展。而主要以經濟鬥爭爲行動領分的組合的組織，雖爲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極重要的組織，但自身尚未臻爲可以自足的，萬能的組織之點，是不應妄記。

第七講 無產階級的政黨

(組合主義的政治運動) 勞動者以日常經濟上的利害和資本家鬥爭，勞動者感覺得阻塞在自己前面的，是所謂資本家階級的政法權力的龐大勢力。因之，勞動階級要得到完全的解放，便覺悟到怎麼也不能不和這龐大勢力相鬥搏。從小作料的貴賤出發的農民也是同樣，在向這種鬥爭進化之內，是站着同一的程序而思考的。這裏便產生了勞動者和農民的政治運動。

但在一般人普通把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和勞動階級的政治運動，同樣的看待，實際在性質方面，是含有不同的運動。

例如八十年前英國的組合運動者，在議會裏運動進步的議員，得他們的幫助，制定於勞動組合，勞動者有利的法律，這種運動，是的，也是勞動者作過的政治運動。

但是這種政治運動，除擁護勞動者目前經濟上的利害外，就勞動階級的政治的使能或其鬥爭的目標，都未層保有何等判明的意識，所以當年的組合運動，只是出於通俗意味所謂『政治』之手，只是資本家階級組織的政治權力，在勞動者並未保有階級的文配勢力的意識；因之參與鬥爭的，也就不是這種有組織的勢力。即就是，在最發展的階級鬥爭的意味上，並不是必有的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

這種運動再一段的進步，勞動者覺悟到崇資產階級政黨的議員。是不成功，因之便推薦勞動者的獨立候補者，以勞動議員為中心的勞動者的政黨運動，這的確是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的幾許進步，但運動的本身，和以前是沒有兩樣。即就是，對政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的思想，依然是根據資產階級的見解，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的政治運動。

(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運動) 再次有目標着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却又以不出發於榨取和被榨取的關係上之社會實現為目標的政治運動。像許多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在政治上，到或程度止，行着德謨克拉西一樣。德謨克拉西的本義是依多數的意志支配政治。但勞動階級是社會的多數。勞動階級依德謨克拉西做去，可以得到完全的解放。即是，勞動者選他們的代表者到議院去，在議會裏如制定必要的法律，勞動

階級便可以在德謨克西的蔭蔽之下，法律給與的自由範圍之內，用平和的舉段，成就階級要求的目的。這便是這種政治運動的根本思想。

這種政治運動，以勞動者究極的解放為目的，因為近乎組織和資本家，地主別個政黨的政權運動，較前面述過的政治運動，的確是很進歩底的政治運動。但是這種政治運動，雖認識了無產階級必須和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鬥爭之一點，而這種鬥爭，畢竟可以解作，在德謨克拉西的竟內，所謂國家的公平的審判官之下，這兩種政治勢力，依『紳士的競技精神』的互為。這真還是資產階級就在政治勢力的關係，使無產階級可以相信的思想。所以這真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並不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

這種政治運動，在先進資本主義的或國家，是相當有力的運動，他們的政黨，給議會送着多數的議員。更在勞動階級多數都受支配的意味上，確是

勞動階級做着的政治運動，但在模德瓦拉的運動場內，資產階級的選手依「紳士的競技精神」讓給敵人的得點是有限的。如工場法規的改正，對勞動者的各種保險制度的實施等，這些改良，的確是於勞動者有益的改良；但同時，勞動者即以其貨銀的一部分繼續一生涯的貯金，也不能成爲 John Davison Rockbeller 一樣的大資本家，所以把這些改良集聚起來，其總計並不是勞動階級的完全解放。因之，這種政治運動的結果，在議會做的和在工場做的只是無異，以當面目前經濟上的目的，和舊日的組合運動保有同樣的性質。

（無產階級的政黨）普通在所謂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之內，含有這樣性質相異的，各種的政治運動，同樣在普通所謂無產階級的政黨，也含有相應的各種性質的政黨。那些政黨，在黨員是無產階級的要素，或最低限度，主要在無產階級之間是保有黨員的意味上，雖可說無產階級的政黨，但實際

終竟不過只是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資產階級的最左翼黨）。特別是在無產階級之間，有真實的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的前衛分子的結成作用的進行，這些政黨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的性質，所以反成爲奉仕資產階級利益的勢力。

政黨是指揮階級的組織，所以依着如何性質的政黨指揮無產階級的大衆，決定無產階級全運動的性質（政治運動不用說，即經濟運動的性質也是同樣）。無產階級的運動，在無論何種境際，必得爲無產階級的階級的目的而工作。如被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指揮，反爲資產階級的階級的目的而努力。

（日本無產政黨）勞動農民黨，在從單純的組合主義者到無產階級的前衛分子止，一切要素被包容的一點，是有特殊的性質，而更有特殊的意義。勞動農民黨，如發達爲這樣性質的政黨，便成爲，從幼稚的組合主義者的政

治意識到真實的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止，其對階級鬥爭的意識的一切發展階段，均被包容的政黨。這樣的政黨，和我前面例示的政治運動的無論那一典型，都是不精密一致。勞動農民黨，在為結合無產階級一切要素的無產大眾的黨派的意味上，是無產階級的政黨。

在日本現在最必要的工作，一方面，是在無產階級大眾之間，保有真實的政治意識的，必須成為真實的指導力的前衝的結成。同時在他一方面，是對資產階級的反動的政治勢力，組織無產階級的所有要素為單一的戰線，沒有這兩種作用的相伴，無產階級不會完成其使命。

在日本的政治之內，資本主義以前的反動勢力，尚殘餘的有許多。這在先進資本主義國，資產階級自身到或程度止曾一掃其餘，而為無產階級釐清了那條路。不僅那樣，這種反動勢力，到現在完全和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勢

力相結合，而爲其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勞動農民黨的第一任務，是對反動勢力，使一切反對勢力雖至微小的部分也不遺的全體動員，而組織單一的戰線。因之在其陣營之內，便不能不包含工業勞動者和農民，無產階級運動的左翼和右翼，組合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的前衛等。又不僅農民和小作農，如集合於網領之下，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反對勢力所在的都市和農村的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最下層，中間社會層，都必須包含在內。在這裏勞動農民黨，保有各種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要素，代表各種階級鬥爭的發展階段，以之，保有各種政治鬥爭的意識和最終目標的無產階級和準無產階級的所有要素，爲着和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去其通鬥爭的目標而實行結合。

無產階級運動的右翼分子和左翼分子，包容於一政黨之內，有人謂是不

可能。因之，右翼分子，以這種不可能的原因，常時歸為左翼的責任（在外國或日本，在政黨或組合，都是同樣）。但是實際上，在政黨或組合的內部，時常隱忍少數派不利的境際的，從來不是右翼而無論何時都是左翼。所以常時分裂的原因，多半是多數派右翼，沒有容少數派左翼存在的雅量之所致。左翼對自己的主張和政策的正確是自信的。因之，有成為大眾支持的主張和政策，及未來多數派的自信。因為這樣，少數派對現在的處遇是隱忍的。反過來講，對其主張和政策沒有自信的改良主義者，協調主義者，常時就憂於失掉大眾的支持，指導權移歸左翼之手。因為那樣，他們對左翼，即少數派的存在也不容許。左翼和右翼結合為一政黨（或組合）的不可能，多半是右翼的恐怖原田所致。

（單一無產政黨的基調——勞動者與農民的結合）為這種結合的核心和

基調的結合，是工業勞動者和小作農的結合。

工業勞動者和農民的利害，決不是一致。所以勞動者和農民，必須組織個別的政黨。這樣說的人也有。

但可以說勞動者有勞動者的利害，農民有農民的利害的境際，並不是一百之內的九十九。勞動者在經濟上的利益，是農民在經濟上的損失，反之，農民在經濟上的利益，是勞動者在經濟上的損失——即是說勞動者和農民的經濟上的利害，在積極方面是相反的——，不過是說在積極方面不共通罷了。例如勞動者在工場裏，為貸銀一折的增額和資本家鬭爭，其結果，並不是地租一折的減少。同樣，農民因為雜米的廢止和地主鬭爭，其結果，並不是工場的殘廢時間的縮短。如為這樣的意味，勞動者和農民在目前經濟上的利害，決不僅在共通的時候，也有說的可能。

不僅這樣，即假定勞動者和農民在眼前經濟上的利害，或時在積極方面是相反的，但這於政治上的鬥爭，勞動者和農民之立於同一戰線，是沒有些微的妨礙。

日本的社會上，資本主義以前的反動勢力，第一是地主階級。但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結合起來，已成爲今日反動的政治勢力。所以農民單和資本家階級的政治勢力鬥爭，或和地主階級的政治勢力鬥爭，均屬不可能。同樣，勞動者，單和地主階級的政治勢力鬥爭，或資本家階級的治勢力鬥爭也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把資本家和地主的榨取階級取掉，僅只調查勞動者和農民在經濟上的利害，其間便浮現着相異之點。反轉來說，如調查與資本家和地主一起的榨取階級對立的，被榨取階級的勞動者和農民，起始在其間浮現出一致。在

這裏看出勞動和農民之間利害一致的，是階級的同伴，強調利害相異的，是非階級的幫人。

無產階級對一切的問題，率直大膽的做着階級的同伴。資產階級，對一切的問題，都像做着超越階級的夥伴。最底限度向勞動者和農民，總有超階級的夥伴的要求。其原因，是因為今日的社會，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支配的社會，所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利害對立的階級對立的社會，總期望從勞動者和農民眼裏，蔭蔽起來的緣故。

因而資本家和地主的階級，以及他們的傭兵，代辯者，御用學者等都強調勞動者和農民的利害之相異，力說都會與農村，工業與農業利害之衝突；主張包含資本家和勞動者的都會的利害，工業的利害（實際，那樣東西在無論什麼地方都沒有存在的可能）和地主農民一起的農村的利害，農業的利

害相對立的存在。

勞動者去到勞動者的政黨，農民去到農民的政黨結合起來，所謂提攜協力的當然的主張，第一，抹殺了工業勞動者和農民的政治勢力，鞏固於單一的戰線，和資木家與地主的政治勢力相對的有力的反抗勢力。第二，因為這樣的結果，不外把小作農和其他貧賤的勢力，變作堅強地主階級的政治勢力的工具。

（無產政黨與其他社會層）但是無產政黨，不僅止於把被組織在組合的勞動者和小作農結合起來。即是說，無產政黨必須把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分子，和無組織的無產階級分子一起結合起來，被組織於組合的勞動者和小作農，是所有的勞動者和小作農之中的少數。不僅這樣，在無產大眾之內，組合運動即相當的發達，而其組織之內，感到包容的困難的或不可能的，實不在

少數。無產政黨，對這些無組織的無產大眾，是不能一任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去影響。無產政黨，對這些無產大眾，不僅使門戶開放，是必須更積極的去獲得。

像小自作農小商人一樣的，小資產階級的最下層，保有中間性質的自由職業者和智識分子，事實上不外是賃銀勞動者的一般薪俸生活者，教員等的要素，無產政黨對這些，決不能取冷淡的態度，這些要素，對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有成爲反對勢力的可能，但同時他們如對無產階級的指導失望時，也有成爲反動勢力之虞。在這裏無產政黨，對這些要素，門戶的開放當不用說，是應更進一步，對他們工作，使其從資產階級的思想政治上支配分離，而獲得於無產階級的陣營。

但無產政黨，在無論怎樣的境際，把這些要素成爲現實的黨員，是不可

能的事。然而無產政黨，對黨外一切的要素——即有對反動的資產階級成爲反對勢力可能的一切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大衆，並這和些近似的社會層之間，是必須保有政治的指導力。

這樣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左翼與右翼，工業勞動者與貧農，有組織的勞動者和農民與無組織的一切的無產階級要素——對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的一切反對要素——，建築有力的鞏固的政治上的戰線，集聚於單一無產政黨之旗下，必期以代替依資產階級政黨而組織的政治勢力，並從而建設以無產階爲支柱的社會。

(完)



藝術理論小叢書

出版預告

楊冲嶼編譯

藝術理論之唯物史觀底研究

一，唯物史觀與文學

二，文學本質論

三，藝術社會學之任務

與其諸問題

四，作日今日明日之文藝

五，階級社會的藝術

死去的情緒 (小說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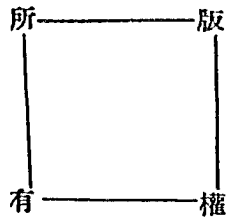
嬰兒的殺戮時代

(內附「圍棺的人們」……等) 秋田雨雀著 楊冲嶼譯 續刊

楊冲嶼作 續刊

楊冲嶼	蘇俄普列哈諾夫著	楊冲嶼	楊冲嶼	蘇俄傅利采著	楊冲嶼	平林初之輔著	平林初之輔著
譯	著	作	譯	著	譯	著	著
近刊	近刊	近刊	近刊	近刊	即出	即出	即出

現代社會講話



一九三〇，五，一，出版
一九三〇，六，一，出版

原著者	山川均
翻譯者	楊冲嶼
出版者	新新書店
印刷者	協生印書局
實價	六角

54
227724

4

227724

定價六角

